

會 賽

輯一集二第說小篇短盾茅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3415B

會 賽

三
天
沐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茅盾短篇小說集第二集第一輯



上海圖書館

1610011

目次

秋收	三
殘冬	三六
當鋪前	五九
賽會	七一
水藻行	八九

秋 收

直到舊曆五月盡頭，老通寶那場病方才漸漸好了起來。除了他的媳婦四大娘到祖師菩薩那裏求過兩次「丹方」而外，老通寶簡直沒有喫過什麼藥；他就仗着他那一身愈窮愈硬朗的筋骨和病魔掙扎。

可是第一次離牀的第一步，他就覺得有點不對了；兩條腿就同踏在棉花堆裏似的，軟軟地不得勁，而且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腰板挺直。「躺了那麼長久，連骨本都生了鏽了！」——老通寶不服氣地想着，努力想裝出還是少壯的氣概來。然而當他在洗臉盆的水中照見了自己的面相時，卻也忍不住歎一口氣了。那臉盆裏的面影難道就是他麼？那是高撐着兩根顴骨，一個瘦削的鼻頭，兩隻大廓落落的眼睛，而又滿頭亂髮，一部灰黃的絡腮鬍子，喉結就像小拳頭似的突出來；——這簡直七分像鬼呢！老通寶仔細看着，看着，再也忍不住那眼眶裏的淚水往臉盆裏直滴。

這是倔強的他近年來第一次淌眼淚。四五十年辛苦掙成了一份家當的他，素來就只崇拜兩件

東西：一是菩薩，一是健康。他深切地相信：沒有菩薩保佑，任憑你怎麼刁鑽古怪，弄來的錢財到底不是「作肉」的；而沒有了健康，即使菩薩保佑，你也不能掙錢活命。在這上頭，老通實所信仰的菩薩就是「財神」。每逢舊曆朔望，老通實一定要到村外小橋頭那坐簡陋不堪的「財神堂」跟前磕幾個響頭，四十餘年如一日。然而現在一場大病把他弄得七分像鬼，這打擊就比鹵子賣不起價錢還要厲害些。他覺得他這一家從此完了，再沒有翻身的日子。

「唉！總共不過翻了一個把月，怎麼就變了樣子！」

望着那蹲在竈前吹火的四大娘，老通實輕輕說了這麼一句。

沒有回答。蓬鬆着頭髮的四大娘，頭臉幾乎要鑽進竈門去似的一股勁兒在那裏胡胡地吹白煙，瀰漫了一屋子，又從屋前屋後鑽出去，可是那半青的茅草不肯旺燃。十二三歲的小寶從稻場上跑進來，噙着那煙氣就咳起來了一邊咳，一邊就嚷肚子餓。老通寶也咳了幾聲，抖顫着一對腿，走到那泥竈跟前，打算幫他的媳婦一手。但此時竈門前一亮，茅草燃旺了，接着就有小聲兒的必剎必剎的爆響。四大娘加了幾根桑梗在竈裏，這才擡起頭來，卻已是滿臉淚水；不知道是爲了煙薰了眼睛呢，還是另有原因，總之，這位向來少說話多做事的女人現在也是淌眼淚。

公公和兒媳婦兩個，淚眼對看着，都沒有話。竈裏現在燃旺了，火舌頭舐到竈門外。那一片火光映得四大娘滿臉通紅。這火光，雖然掩過了四大娘臉上的菜色，可掩不過她那消瘦。而且那發育很慢的

小寶這時倚在他母親身邊，也是只剩了皮包骨頭，簡直像一隻猴子。這一切，老通寶現在是看得十分清楚——他躺在那昏暗的病牀上，也曾摸過小寶的手，也曾覺得這孩子瘦了許多，可總不及此時他看的真切——於是他突然一陣心酸，幾乎哭出聲來了。

「呀呀，小寶你怎麼的？活像是童子癆呢！」

老通寶氣喘喘地掙扎出話來，他那大廓落落的眼睛釘住了四大娘的面孔。

仍舊沒有回答。四大娘撩起那破洋布衫的大襟來抹眼淚。

鍋蓋邊嘩嘩地吹着白的蒸汽了。那汽裏還有一股香味。小寶趕到鍋子邊，湊着那熱氣嗅了一會兒，就回轉頭撅起嘴巴，問他的娘道：

「又是南瓜娘呀！你怎麼老是南瓜當飯喫？我要——我想喫白米飯呢！」

四大娘猛的抽出一條桑梗來，似乎要打那多嘴的小寶了；但終於只在地上鞭了一下，隨手把桑梗折斷去，對了閻門，別轉臉去不說話。

「小寶，不要哭；等你爺回來，就有白米飯喫。送到你外公家去——托你外公借錢去了；借錢來就買米，燒飯給你喫。」

老通寶的一隻枯瘠的手抖簌簌地摸着小寶的光頭，喃喃地說。他這話可不是撒謊。小寶的父親，今天一早就上鎮裏找他岳父張財發，當真是爲的借錢——好歹要揪住那張老頭兒做個一中人——

向鎮上那專放「鄉債」的吳老爺「借轉」這麼五塊十塊錢。但是小寶卻覺得那仍舊是哄他的。足有一個半月了，他只聽得爺和娘商量着「借錢來買米」。可是天天喫的還不是南瓜和芋頭！講到芋頭，小寶也還有幾分喜歡；加點兒鹽燒熟了，上口也還香膩。然而那南瓜呀，鬆波波的，又沒有糖，怎麼能夠天天當正經喫？不幸是近來半個月每天兩頓總是老調的淡南瓜。小寶想起來就心裏要作嘔了。他含着兩泡眼淚望着他的祖父，肚子裏卻又在咕咕地叫。他覺得他的祖父，他的爺，娘，都是硬心腸的壞人；他就盼望他的叔叔多多頭來，也許這位野馬似的好漢叔叔又像上次那樣帶幾個小燒餅來偷偷地給他香一香嘴巴。

然而叔父多頭已經有三天兩夜不曾回家，小寶是記得很真的！

鍋子裏的南瓜也燒熟了，滋滋地叫響。老通寶揭開鍋蓋一看，那小半鍋的南瓜乾渣渣地沒有湯，靠鍋邊並且已經結成「南瓜鍋巴」了；老通寶眉頭一皺，心裏就抱怨他的兒媳婦太不知道儉省。蠶忙以前，他家也曾斷過米，也會燒南瓜當飯喫，但那時兩個南瓜就得對上一鍋子的水，全家連大帶小五個人湯漉漉地多喝幾碗也是一個飽；現在他纔只病倒了個把月，他們年青人就專往「浪費」這條路上跑，這還了得麼？他這一氣之下，居然他那灰青的面皮有點紅彩了。他抖抖簌簌地走到水缸邊，正待舀起水來，想往鍋裏加，猛不防四大娘劈頭搶過去，就把那乾渣渣的南瓜糊一碗一碗盛了起來，又啞着嗓子叫道：

「不要加水，就只我們三個，一頓喫完，晚上小寶的爺纔該帶回幾升米來了！」
「嚶，小寶，今回的南瓜乾些，滋味好，你來多喫一碗罷！」

嚶！嚶！嚶！四大娘手快，已經在那裏鏟着南瓜鍋巴了。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掙了一碗南瓜就顛顛地踱到「廊簷口」，坐在門檻上慢慢地嚼着，滿肚子是說不明白的不舒服。

面前稻場上一片太陽光，金黃黃地耀得人們眼花。橫在稻場前的那條小河像一條銀帶；可是河水也淺了許多了，岸邊的幾枝水柳葉子有點發黃。河岸兩旁靜悄悄地沒個人影，連黃狗和小雞也不見一隻。往常在這正午時分，河岸上總有些打水洗衣洗碗盪的女人和孩子，稻場上總有些剛喫過飯的男子銜着旱煙袋，蹲在樹底下，再不然，各家的廊簷口總也有些人像老通寶們的坐在門檻上喫喝着談着，但現在，太陽光暖 and 地照着，小河的水靜悄悄地流着，這村莊卻像座空山了！老通寶纔只一個半月沒到廊簷口來，可是這村莊已經變化，他幾乎認不得了，正像他的小寶變瘦到幾乎認不得一樣！

碗裏的南瓜糊早已嚼完了，老通寶瞪着一對大廓落落的眼睛望着那小河，望着那些隔河的冷寂的茅屋，一邊還在機械地嚼着。他也不去推測村裏的人爲什麼整夥兒不見面，他只覺得自己一病以後這世界就變了！第一是他自己，第二是他家裏的人——四大娘和小寶，而最後，這是他所熟悉的生長之鄉。有一種異樣的悲酸沖上他鼻尖來了。他本能地放下那碗，雙手捧着頭，胡亂地想這想那。

他記得從「長毛窩」裏逃出來的祖父和父親常常說起「長毛」「洗劫過」(那叫做「打先

風一罷)的村莊，就是沒半個人影子，也沒雞狗叫。今年新年裏東洋小鬼打上上海的時候，村裏人家都嚷著「又是長毛來了。」但以後不是聽說又講和了麼？他在病中，也沒聽說「長毛」來。可是眼前這村莊的荒涼景象多麼像那「長毛打過先風」的村莊呀！他又記得他的祖父也常常說起「長毛」到一個村莊，有時並不「開刀」卻叫村裏人一塊兒跟去做「長毛」；那時也留下一座空空的村莊。難道現在他這村裏的人也跟了去做「長毛」？這也聽說別處地方鬧「長毛」鬧了好幾年了，可是他這村裏都還是「好百姓」呀，難道就在他病中昏迷那幾天裏「長毛」已經來過了麼？這想來也不像。

突然一陣脚步聲在老通寶跟前跑過。老通寶出驚地擡起頭來，看見扁闊的面孔上一對豬眼睛正在對着他瞧。這是他家緊鄰李根生的老婆，那出名的浪貨荷花也是瘦了一圈，但正因為這瘦，反使荷花顯得俏些；那一對豬眼睛也像比往常討人歡喜，那眼光中混亂着同情和驚訝。但是老通寶立刻想起了春蠶時候自己家和荷花的宿怨來，並且他又覺得病後第一次看見生人面卻竟是這箇「白虎星」那就太不吉利，他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趕快垂下頭去把臉藏過了。

一會兒以後，老通寶再擡起頭來看時，荷花已經不見了，太陽光曬到他腳邊。於是他就想起這時候從鎮上回到村裏來的航船正該開船，而他的兒子阿四也，許在那船上，也許已經借到了幾塊錢，已經買了米。他下意識地唾着舌頭了。實在他亦厭惡那老調的南瓜糊，他也想到了米飯就忍不住嚙口

「小寶小寶到阿爹這裏來罷」

想到米飯，便又想到那餓瘦得可憐的孫子，老通寶揚着聲音叫了。這是他今天離了病牀後第一次像個健康人似的高聲叫着。沒有回音。老通寶看看天空，第二次用盡力氣提高了嗓子再叫。可是出他意外，小寶卻從緊鄰的荷花家裏跳出來了，並且手裏還擎一個扁圓東西，看去像是小燒餅。這猴子似的小孩子跳到老通寶跟前，將手裏的東西冲着老通寶的臉一揚，很賣弄似的叫一聲「阿爹，你看，燒餅」就慌忙塞進嘴裏去了。

老通寶忍不住也嚥下一口唾沫，嘴角邊也掠過一絲豔羨的微笑，但立刻他放沈了臉色，輕聲問道：

「小寶誰給你的這——燒餅」

「荷——荷——」

小寶嘴裏塞滿了燒餅，說不出來。老通寶卻已經明白，他的臉色更加難看了。他這時的心理很複雜：小寶竟去喫「騷人」的東西，真是太丟臉了，而且荷花家裏竟有燒餅，那又是什麼「天理」呀？老通寶恨得咬牙跺腳，可又不捨得打這可憐的小寶。這時小寶已經吞下了那個餅，就得意地說道：

「阿爹荷花給我的。荷花是好人，她有餅」

「破屁」

老通寶氣得臉都紅了，舉起手來作勢要打，可是小寶不怕，又接着說：

「她還有呢！她是鎮上學來的，她說明天還要去看米白米！」

老通寶霍地站了起來，渾身發抖。一個半月沒有米飯下肚的他，本來聽得別人家有米飯就會眼紅，何況又是他素來看不起的荷花家，他鐵青了臉，粗暴地叫罵道：

「什麼希罕！光景是做強盜搶來的罷！有朝一日捉去殺了頭，這纔是現世報！」

罵是罵了，卻是低聲的。老通寶轉眼睜着他的孫子，心理便籌算着如果荷花出來「門口」，怎樣應付。平白地誣人「強盜」，可不是玩的。然而荷花家意外地毫無聲響，倒是不識趣的小寶又做着鬼臉說道：

「阿爹！不是的！荷花是好人，她有燒餅，肯給我喫！」

老通寶的臉色立刻又灰白了。他不做聲，轉臉看見廊簷口那破舊的水車旁邊有一根竹竿，隨手就扯了過來。小寶一瞧神氣不對，撒腿就跑，偏偏又向荷花家鑽進去了。老通寶正待追趕，驀地一陣頭暈眼花，兩腿發軟，就坐在泥地上，竹竿撒在一邊。這時候，隔河稻場上閃出一個人來，踱過那四塊木頭，並排做成的雜形的「橋」，向着老通寶叫道：

「恭喜，恭喜！今天出來走動，走動了！老通寶！」

雖則眼前還有幾顆黑星在那里飛舞，可是一聽那聲音，老通寶就知道那人是村裏的黃道士，必裏就高興起來。他倆在村裏是一對好朋友，老通寶病時，這黃道士就是常來探問的一個。村裏人也把他倆看成一雙「怪物」，因為老通寶是有名的頑固，凡是帶着一個「洋」字的東西他就恨如「七世冤家」，而黃道士呢，隨時隨地賣弄他在鎮上學來的幾句「斯文話」，例如叫銅錢為「孔方兄」，對人談話的時候總是一「贊譽」，「尊駕」那一套，村裏人聽去就彷彿是道士念咒，——因此就給他取了個綽號：道士。可是老通寶卻就懂得這黃道士的「斯文話」，並且他常常對兒子阿四說，黃道士做種田人，真是一「埋沒」。

當下老通寶就把一肚子牢騷對黃道士訴說道：

「道士說來活活氣死人呢！我病了個把月，這世界就變到不像樣了！你看，村坊裏就像「長毛」剛來，「打過先風」，那母狗白虎羆，不知道到哪裏去偷摸了幾個燒餅來，不爭氣的小寶兒着嘴饞道士，你說該打不該打？」

老通寶說着又抓起身邊那竹竿，撲撲地打着稻場上的泥地。黃道士坐邊聽，一邊就學着鎮上城隍廟裏那「三世家傳」的測字先生的神氣，肩膀一搖一擺地點頭嘆氣。末後，他悄悄地说：

「世界要反亂呢！通寶兄，你知道村坊裏人都幹什麼去了？——咳，喫大戶，搶米囤，是前天白淇浜的鄉下人做開頭，今天我們村坊學樣去了！令郎阿多也在內——可是，通寶兄，尊駕貴恙剛好，令郎的

事，你只當不曉得罷了。哈哈，是我多嘴！」

老通寶聽得明白，眼睛一墜，忽地跳了起來，但立刻像頭頂上碰到了什麼似的，又軟癱在地，背脣簌簌地抖了。噢，大戶，搶米圍麼？他心裏亂札札地又驚又喜；喜的是荷花那燒餅果然來路「不正」，他剛才一口喝個正着，驚的是自己的小兒子多多頭也幹那樣的事，「現世報」莫不要落在他自己身上。黃道士眯着一雙細眼睛，很害怕似的瞧着老通寶，又連聲說道：

「抱歉，抱歉，貴體保重要緊，要緊是我嘴快闖禍了！目下聽說『上頭』還不想嚴辦，不礙事。回頭你警戒警戒令郎就行了！」

「咳，道士，不瞞你說，我一向看得那小畜生做人之道不對，老早就疑心是那『小長毛』冤鬼投胎，要害我一家。現在果然做出來了！——他不回來便能，回來時我活埋這小畜生！道士，謝謝你，給我透個信；我真是瞞在鼓心裏呀！」

老通寶捧着嘴唇恨恨地說，閉了眼睛，彷彿他就看見那冤鬼「小長毛」。黃道士料不到老通寶會「古板」到這地步，當真在心裏自悔「嘴快」了。況又聽得老通寶謝他，就慌忙接口說：

「豈敢，豈敢！舍下還有點小事，再會，再會！保重，保重！」

像逃走似的，黃道士轉身就跑，撒下老通寶一個人坐在那裏癡想。太陽曬到他頭面上了，——很有些威力的太陽，他也不覺得熱，他只把從祖父到父親口傳下來的「長毛」故事，顛倒地亂想。他又

想到自身親眼見過的光緒初年間全縣鄉下人大規模的「鬧漕」立刻發顫血淋淋的人頭掛在他眼前了。他的一貫的推論於是就得到了。「造反有好處，「長毛」應該老早就得了天下，可不是麼？」現在他覺得自己一病以後，世界當真變了而這一「變」在剛從小康的自耕農破產並且幻想還是極強的他，想起來總是害怕！

二

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兒子阿四回家了。他並沒借到錢，但居然帶來了三斗米。

「吳老爺說沒有錢。面孔很難看。可是他後來發了善心，除給我三斗米。他那米店裏囤着百幾十擔呢！怪不得鄉下人沒飯喫！今天我們除了三斗，等到下半年田裏收起來，我們就要還他五斗糙米。還是天大的情面有錢人總是越拌越多！」

阿四陰沈沈地說着，把那三斗米分裝在兩個甕裏，就跑到屋子後邊那半舊的豬棚跟前和老婆噉噉咕咕講「私房話」。老通寶悶悶地留着豬棚邊的兒子和兒媳，又望望那兩口米甕，覺得今天阿四的神氣也不對，那三斗米的來路也就有點不明不白。可是他不敢開口追問。剛才爲了小兒子多多頭的一「不學好」，老通寶和四大娘已經吵過架了。四大娘罵他「老糊塗」並且取笑他「好好你去告多多頭」連道，你把他活埋了，人家老爺們就會賞賜你一只金元寶罷！老通寶雖然拿出「祖傳」的

聖賢人的大道理——「人窮了也要有志氣」這句話來，卻是毫無用處。「志氣」不能當飯喫，比南瓜還不如！但老通寶因這一番吵鬧就更加心事重了。他知道兒子阿四儘管「忠厚正派」，卻是耳根太軟，經不起老婆的慫恿。而現在，他們躲到豬棚邊密談了，老通寶恨得牙癢癢地，沒有辦法。他遠遠地望着阿四和四大娘，他的思想忽又落到那半舊的豬棚上。這是五六年前他親手建造的一個很像樣的豬棚，單稱木料，也花了十來塊錢呢；可是去年這豬棚就不會用，今年大概又沒有錢去買小豬，當初造這棚也曾請教過風水先生，真料不到如今這麼「背時」！

老通寶的一肚子怨氣就都呵在那豬棚上了。他抖簌簌地向阿四他們走去，一面走，一邊叫道：「阿四前回聽說小陳老爺要些舊木料，明天我們拆這豬棚賣給他罷！倒霉的東西，養不起豬，擺在這裏幹麼！」

噙噙地密談着的兩個人都轉過臉兒來了。薄暗中看見四大娘的臉異常興奮，額骨上一片紅。他把嘴唇一披，就回答道：

「值得幾個錢呢！這些髒木頭，小陳老爺也不見得要！」

「他要的我的老面子，我們和陳府上三代的來往，他怎麼好說不要！」

老通寶吵架似的說，整個的「光榮的過去」，忽又回到他眼前來了。和小陳老爺的祖父有過共患難的關係（長毛窩裏一同逃出來），老通寶的祖父在陳府上是很有面子的，就是老通寶自己也

還受到過分的優待。小陳老爺有時還叫他「通寶哥」呢！而這些特殊的遭遇，也就是老通寶的「馴良思想」的根基。

四大娘不再說什麼，撇着嘴就走開了。

「阿四到底多多頭幹些什麼，你說——打量我不知道麼？等我斷了氣，這纔不來管你們！」

老通寶看着四大娘走遠了些，就突然轉換話頭，氣吼吼地看着他的大兒子。

一隻烏鴉停在屋脊上對老通寶父子倆啞啞地叫了幾聲。阿四隨手拾起一塊碎瓦片來趕走那烏鴉，又吐了口唾沫，搖着頭，卻不作聲。他怎麼說，而且說什麼好呢？老子的話是這樣的，老婆的話卻又是另一個樣子，兄弟的話又是第三個樣子。他這老實人，聽聽全有道理，卻打不起主意。

「要殺頭的呢，滿門抄斬我見過得多！」

「那——殺得先這許多麼？」

阿四到底開口了，懦弱地反對着老子的意見。但當他看見老通寶兩眼一瞪，額上青筋直爆，他就轉口接着說道：

「不要緊，阿多去趕熱鬧罷哩！今天他們也沒到鎮上去——」

「熱你的昏黃道士親口告訴我，難道會錯？」

老通寶咬着牙齒罵，心裏斷定了兒子媳婦跟多多頭全是一夥了。

「當真沒有黃道士，絲瓜纏到豆蔓裏，他們今天是到東路的楊家松去。老太婆女人打頭，男人就不過幫着搖船。多多頭也是幫她們搖船，不瞞你！」

阿四被他老子追急了，也就強不得老婆的叮囑，說出了真情實事。然而他還藏着兩句要緊話，不肯洩漏。一是幫着搖船的多多頭在本村裏實在是領袖，二是阿四他本人也和老婆商量過，要是今天借不到錢，幫不到米，明天阿四也幫她們「搖船」去。

老通寶似信非信地釘住了阿四看，暫時沒有話。

現在天色漸漸黑下來了，老通寶家的煙肉裏開始冒白煙，小寶在前面屋子裏唱山歌。四大娘的聲音喚着：「小寶的爺！」阿四趕快應了一聲，便離開他老子和那豬棚，卻又站住了，鬆一口氣似的說道：

「眼前有這三斗米，十天八天總算是夠喫了；晚上等多多頭回來，就叫他不要再去幫他們搖船罷！」

「這豬棚也要拆的，擱在這裏，風吹雨打，白糟塌壞了，拆下來倒底也變得幾個錢。」

老通寶又提到那豬棚，實外之意彷彿就是還沒有山窮水盡，何必幹那些犯「王法」的事呢！接着他又用手指敲着那豬棚的木頭，像一個老練的木匠考查那些木頭的價值。然後，他也跛進屋子去了。

這時候，前面稻場上也響動了人聲，村裏「出去」的人們都回來了。小寶像一隻小老鼠，蹣跚了去找他的叔叔多多頭。四大娘慌慌忙忙的塞了一大把桑梗到竈裏，也就趕到稻場上，打聽「新開」竈上的鍋蓋此時也開始吹熱汽，噉噉地。現在這熱汽裏是帶着真實的米香了，老通寶嗅到了只是嘔口水。他的肚子裏也咕咕地叫了起來。但是他的腦子裏卻忙着想一點別的事情。他在計算怎樣「教訓」那野馬似的多多頭，並且怎樣去準備那快就來到的「田裏生活」。在這時候，在這村裏，想到一個多月後的「田裏生活」的，恐怕就只有老通寶他一個！

然而多多頭並沒回來。還有隔河對鄰的陸福慶也沒有回來。據說都留在楊家橋的農民家裏過夜，打算明天再幫着「搖船」到鴨嘴灘，然後聯合那三個村坊的農民一同到「鎮上」去。這個消息，是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告訴了四大娘的。全村坊的人也都興奮地議論這件事。卻沒有人去告訴老通寶。大家都知道老通寶的脾氣古怪。

「不回來倒乾淨地痞胚子！我不認賬這個兒子！」

喫晚飯的時候，老通寶似乎料到了幾分似的，看着大兒子阿四的臉，這樣罵起來了。阿四啞着嘴巴不開腔。四大娘朝老頭子橫了一眼，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

這一晚上，老通寶睡不安穩。他一合上眼，就是夢，而且每一個夢又是很短，而且每一個夢完的時候，他總像被人家打了一棍似的在牀上跳醒。他不敢再睡，可是他又倦得很，他的眼皮就像有千斤重。

朦朧中他又聽得阿四他們牀上噤噤咕咕有些聲音；他以為是阿四夫婦備枕頭邊說體己話，但突然他渾身一跳，他聽得阿四大聲嚷道：

「阿多頭，爹要活埋你呢！——咳，你這話怕不對麼！老頭子不懂時勢！可是會不會迷天大罪都叫你一個人去頂，人家到頭來一個一個都溜走……」

這是夢話呀！老通寶聽得清楚時，渾身汗毛直豎，眼睛也睜得大大的。他撐起上半身，叫了一聲：

「阿四！」

沒有回音。孫子小寶從夢中笑了起來。四大娘唇舌不清地罵了一句。接着是牀板響，接着又是鼾聲大震。

現在老通寶睡意全無，睜眼看見黑暗的虛空，滿肚子的胡思亂想。他想到三十年前的「黃金時代」，家運日日興隆的時候；但現在除了一疊舊賬簿而外，他是什麼也沒剩。他又想起本年「蠶花」那樣熟，卻反而賠了一塊桑地。他又想起自己家從祖父下來代代「正派」，老陳老爺在世的時候是很稱讚他們的，他自己也是從廿多歲起就死心塌地學着鎮上老爺們的「好樣子」——雖然捏鋤頭柄，他「志氣」是有的，然而他現在落得個什麼呢？天老爺沒有眼睛，並且他最想不通的，是天老爺還給他阿多頭這業種。難道隔開了五六十年，「小長毛」的冤魂還沒轉世投胎麼？——於是突然間老通寶冷汗直淋，全身發抖。天哪！多多頭的行徑活像個「長毛」呢！而且，而且老通寶猛又記起四五

年前鬧着什麼「打倒土豪劣紳」的時候，那多多頭不是常把家裏藏着的那把「長毛刀」拏出來玩麼？「長毛刀」這是老通寶的祖父從「長毛營盤」逃走的時候帶出來的；而且也就是用這把刀殺了那巡路的「小長毛」！可是現在，那阿多頭和這刀就像夙世有緣似的！

老通寶什麼都想到了，而且愈想愈怕。只有一點，他沒有想到，而且萬萬料不到；這就是正當他在這裏咬牙切齒恨着阿多頭的時候，那邊楊家橋的二三十戶農民正在阿多頭和陸慶福的領導下，在黎明的濃霧中，向這裏老通寶的村坊進發！而且這裏全村坊的農民也在興奮的期待中做了一夜熱鬧的夢，而此時夢回神清，正也打算起身來迎接楊家橋來的一夥人了！

魚肚白從土壁的破洞裏鑽進來了。稻場上的麻雀噪也聽得了。喔，喔，喔！全村坊裏僅存的一隻雄雞——黃道士的心肝寶貝，也在那裏啼了。喔，喔，喔！這遠遠地傳來的聲音有點像是女人哭。

老通寶這時忽然又朦朧睡去；似夢非夢的，他看見那把「長毛刀」亮晶晶地在他面前晃。俄而那刀柄上多出一隻手來了！順着那手，又見了栗子肌肉的臂膊，又見了濃眉毛圓眼睛的一張臉了！正是那多多頭「呔——」老通寶又怒又怕地喊了一聲，從牀上直跳起來，第一眼就看見屋子裏全是亮光。四大娘已經在那裏燒早粥，竈門前火焰活潑地跳躍。老通寶定一定神，爬下牀來時，猛又聽得外邊稻場上人聲像墮頭風似的捲來了。接着，鏗鏗鏗！是鏗聲。

「誰家火起麼？」

老通寶一邊問，一邊就跑出去。可是到了稻場上，他就完全明白了。稻場上的情形正和他親身經過的光緒初年間的「鬧漕」一樣。楊家橋的人，男男女女，老太婆小孩子全有，烏黑黑的一簇，在稻場上走過。「出來一塊兒去！」他們這樣亂烘烘地喊着。而且多多頭也在內，而且是他敲鑼而且他猛的搶前一步，跳到老通寶身前來了。老通寶臉全紅了，眼裏冒出火來，劈面就罵道：

「畜生！殺頭胚……！」

「殺頭是一個死，沒有飯喫也是一個死去罷！阿四呢？還有阿嫂？一夥兒全去！」

多多頭笑嘻嘻地回答。老通寶也沒聽清，揣起拳頭就打。阿四卻從旁邊鑽出來，攔在老子和兄弟中間，慌慌忙忙叫道：

「阿多弟！你聽我說。你也不要去了。昨天賒到三斗米。家裏有飯喫了！」

多多頭的濃眉毛一跳，臉色略變，還沒出聲，突然從他背後跳出一個人來，正是那陸福慶，一手推開了阿四，哈哈笑着大叫道：

「你家裏有三斗米麼？好呀！楊家橋的人都沒喫早粥，大家來罷！」

什麼？「喫」到他家來了麼？阿四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楊家橋的人發一聲喊，已經擁上來，已經闖進阿四家裏去了。老通寶就同心頭割去了塊肉似的，狂喊一聲，忽然眼前烏黑，腿發軟，就蹲在地下。阿四像瘋狗似的撲到陸福慶身上，夾脖子亂咬，啼哭的聲音啾啾唧唧罵着。陸福慶一面招

架，一面急口喝道：

「你發昏麼？——四阿哥聽我講明白！呸！阿多！你看！」

突然阿四放開陸福慶，轉身揪住了多多頭，一邊打，一邊哭，一邊喚：

「毒蛇也不喫窩邊草！你引人來喫自家了！你引人來喫自家了！」

阿多被他哥哥抱住了頭，只能荷荷地哼。陸福慶想扭開他們也不成功。老通寶坐在地上大罵。幸而來了陸福慶的妹子六寶，這纔幫着拉開了阿四。

「你有門路，除得到米，別人家沒有門路，可怎麼辦呢？你有米喫，就不去，人少了，事情弄不起來，怎麼辦呢？——嘿！不是白喫你的，你也到鎮上去，也可以分到米呀！」

多多頭喘着氣，對他的哥哥說。阿四這時像一尊木偶似的蹲在地下出神。陸福慶一手捺着頸脖子上的咬傷，一手拍着阿四的肩膀，也說道：

「大家講定了的，東村坊上誰有米，就先喫誰，喫光了同到鎮上去，四阿哥怪不得我！大家講定了的！」

「長毛也是不這樣不講理的，沒有這樣蠻！」

老通寶倒底也弄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就輕輕兒罵着，卻不敢看着他們的臉罵，只把眼睛望住了地下。同時他心裏想道：好哇！到鎮上去！到鎮上去喫點苦頭，這纔叫做現世報，老天爺有眼！那時候，你

們纔知道老頭子的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罷！

這時候，楊家橋的人也從老通寶家裏回出來了，嚷嚷鬧鬧的持着那兩個米髻。四大娘披散着頭髮，追在米髻後面，一邊哭，一邊叫：

「我們自家喫的！自家喫的！你們連自家喫的都要搶麼？強盜殺胚！」

誰也不去理她。楊家橋的人把兩個米髻放在稻場中央，就又敲起鑼來。六寶下死勁把四大娘拉開，吵架似的大聲喊着，想叫四大娘明白過來：

「有飯大家喫！你懂麼？有飯大家喫！誰叫你磕頭叫饒去賒米來呀？你有地方賒，別人家沒有呀！別人都餓死，就讓你一家活麼？噓，噓，天號地哭，像死了老公呀！大家喫了你的，回頭大家還是幫你要回來！哭什麼呀！」

蹲在那裏像一尊木偶的阿四這時忽然嘆一口氣，跑到他老婆身邊，好像勸慰又好像抱怨似的說道：

「都是你出的主意！現在落得一場空！有什麼法子？跟他們一夥兒去罷！天坍壓大家！」

不知道從那裏弄來的兩口大鍋子，已經擺在稻場上了。東村坊的人和楊家橋的人合在一夥，忙着淘米燒粥。清早的濃霧已散，金黃的太陽光斜射在稻場上，曬得那些菜色的人臉兒都有點紅噴噴了。在那小河的東端水深而且河面闊的地點，人家擺開五六條赤膊船，船上人興高采烈地唱着山歌。

就是這些船要載兩個村莊的人向鎮上去的。

老通寶蹲在地上不出聲，用毒眼望住那夥人曠曠鬧鬧地喫了粥，又曠曠鬧鬧地上船開走。他像做夢似的望着望着，他望見使勁搖船的阿多頭，也望見哭喪臉的阿四和四大娘——現在她和六寶談得很投契似的；他又望見那小寶站在船梢上，站在阿多頭旁邊，學着搖船的姿勢。

然後，像夢裏醒過來似的，老通寶猛跳起身，沿着那小河灘，從東頭跑到西頭。爲什麼要這樣跑，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他只覺得心口裏有一團東西塞住，非要找一個人談一下不可而已。但是全村坊靜悄悄地沒有人影，連小孩子也沒有。

終於當他沿着河灘從西頭又跑到東頭的時候，他看見隔河也有一個人發瘋似的迎面跑來。最初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孔——那人頭上包着一塊白布。但在那四根本頭的小橋邊，他看明白那人正是黃道士的時候，他就覺得心口一鬆，猛喊道：

「長毛也不是那們不講理！記住老子一把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到鎮上去喫苦頭！他們這殺胚！」

黃道士也站住了。好像不認識老通寶似的，這黃道士端詳了半晌，這纔帶着哭聲說：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告訴你，我的老雄雞也被他們喫了，豈有此理！」

「殺胚——你說一隻老雄雞麼？算什麼人也要殺呢！殺，殺，殺胚！」

老通寶一邊嚷，一邊就跑回家去。

當天晚上全村坊的人都安然回來，而且每人帶了五升米。這使得老通寶十分驚奇。他覺得鎮上的老爺們也不像「老爺」了；怎麼看見三個村坊一百多鄉下人鬧到鎮裏來，就怕是什麼似的趕快「講好」，派給每人半斗米，而且因為他們「老爺」太乏，竟連他老通寶的一把年紀也活到狗身上去！當真這世界變了，變到他想想去，想不通，而多多頭他們耀武揚威！

三

現在「搶米囤」的風潮到處勃發了。周圍二百里內的十多個小鄉鎮上，幾乎天天有飢餓的農民「聚眾滋擾」。那些鄉鎮上的紳士們覺得農民太不識趣，就把慈悲面孔撩開，打算「維持秩序」了。於是縣公署、區公所，乃至鎮商會，都發了堂皇的六言告示，曉諭四鄉：不准搶米囤，喫大戶，有話好好兒商量。同時地方上的「公正」紳士又出面請當商和米商顧念「農艱」，請他們虧些「血本」，開個方便之門，渡過眼前那恐慌。

可是紳士們和商人們還沒議定那「方便之門」應該怎麼一個辦法，農民的肚子已餓得不耐煩了。六言告示沒有用，從圖董變化來的村長的勸告也沒有用，「搶米囤」的行動繼續擴大，而且不復是百來人，五六百，上千了！而且不復限於就近的鄉鎮，卻是用「遠征軍」的形式，向城市裏來了！

離開老通寶的村坊約有六十多里遠的一個繁盛的市鎮上就發生了飢餓的農民和軍警的衝突。軍警開了一朝天槍。農民被捕了幾十。第二天，這市鎮就在數千憤怒農民的包圍中和鄰近各鎮失了聯絡。

遭被圍的市鎮不得不首先開了那「方便之門」。這是簡單的三條：農民可以向米店賒米，到秋收的時候，一石還一石；當舖裏來一次免息放贖；鎮上的商會籌措一百五十擔米交給村長去分俵。紳商們很明白目前這時期只能堅守那「大事化為小事」的政策，而且一百五十擔米的損失又可以分攤到全鎮的居民身上。

同時，省政府的保安隊也開到常通樞紐的鄉鎮上保護治安了。保安隊與「方便之門」雙管齊下，居然那「搶米團」的風潮漸漸平下去；這時已經是陰曆六月底，農事也迫近到眉毛梢了。

老通寶一家總算仰仗那風潮，這一晌來天天是一頓飯，兩頓粥，而且除了風潮前阿四除來的三斗米是空耗債面外，竟也沒有添上什麼新債。但是現在又要種田了，阿四和四大娘覺得那就是強迫他們把債臺再增高。

老通寶看見兒子媳婦那樣懶懶地不起勁，就更加暴躁。雖則一個多月來他的「威望」很受損傷，但現在是又要「種田」而不是「搶米」，老通寶便像亂世後的前朝遺老似的，自命為重整殘局的識途老馬。他朝朝暮暮在阿四和四大娘跟前嘵嘵不休地講着田裏的事，講他自己少壯的時候怎

樣勤奮，講他自己的老子怎樣永不灰心地做着，做着，終於創立了那份家當。每逢他到田裏去了一趟回來，就大聲喊道：

「明天，後天，一定要分秧了！阿四，你鬼迷了麼？還不打算打算肥料？」

「上年還剩下一包肥田粉在這裏呀！」

阿四有氣無力地回答。突然老通寶跳了起來，惡狠狠地看定了他的兒子說：

「什麼肥田粉？毒藥！毒鬼子害人的毒藥！我就知道祖傳下來的豆餅好！豆餅力道長！肥田粉吊過了壯氣，那田還能用麼？今年一定要用豆餅了！」

「那來的錢去買一張餅呢？就是剩下來那包粉，人家也說隔年貨會走掉了力，總得攪一半新的；可是買粉的錢也沒有法子想呀！」

「放屁！照你說，就不用種田了！不種田，喫什麼，用什麼，拚什麼來還債？」

老通寶跳着脚咆哮，手指頭戳到阿四的臉上。阿四苦着臉嘆氣。他知道老子的話不錯，他們只有在田裏打算半年的衣食，甚至還債；可是他近年來的經驗又使他知道債了債來做本錢種田，簡直是替債主做牛馬——牛馬至少還能喫飽，他一家卻是喫不飽。「還種什麼田白忙！」——四大娘也時常這麼說。他們夫婦倆早就覺得多多頭所謂「鄉下人欠了債就算一世完了」這句話真不錯，然而除了種田有別的路麼？因此他們夫婦倆最近的決議也不過是決不爲了種田要扛錢而再借債。

看見兒子總是不作聲，老通寶賭氣說是「不再管他們的賬」了。當天下午他趕到鎮裏，把兒子的「敗家相」告訴了親家張老頭兒，又告訴了小陳老爺，兩位都勸老通寶看破孽障，「覓孫自有兒孫福。」那一天，老通寶就住在鎮上過夜。可是第二天一清早，小陳老爺剛剛抽足了鴉片打算睡覺，老通寶突然來借錢了。數目不多，一張豆餅的代價。一心想睡覺的小陳老爺再三推托不勝，只好答應出面到豆餅行去除。

豆餅掙到手後，老通寶就回家，一路上有說有笑。到家後他把那餅放在廊簷下，卻板起了臉孔對兒子媳婦說：

「死了纔不來管你們呀！什麼債，你們不要多問，你們只管替我做！」

春蠶時期的幻想，現在又在老通寶的囑強的頭腦裏蓬勃發長，正和田裏那舉秧一樣。天天是金黃色的好太陽，微微的風，那些秧就同有人在那裏拔似的長得非常快。河裏的水卻也飛快地往下縮。水車也掙出來擺在埂頭了。阿四一個人忙不過來。老通寶也上去踏了十多轉，就覺得腰酸腿重氣喘。「哎！」歎了一聲，他只好爬下來，讓四大娘上去接班。

稻發瘋似的長起來，也發瘋似的要水喝。每天的太陽卻又像火龍似的把河裏的水一寸一寸地喝乾。村坊裏到處嚷着「水車上娶人」到處拉人幫忙踏一班。荷花家今年只種了些雜糧，她和她那不聲不響的可憐相的丈夫是比較空閒的，人們也就忘記了荷花是「白虎星」，玉蘭處處拉他們夫

婦備走到車上替一班。陸福慶今年退了租，也是空身子，他們兄妹倆就常常來幫老通寶家。只有那多頭，因為老通寶死不要見他，村裏很少來；有時來了，只去幫別人的忙。

每天早上人們起來看見天像一塊青石板似的晴朗，就都皺了眉頭。偶而薄暮時分天空有幾片白雲，全村的人都歡呼起來。老太婆隨着老花眼望着天空唸佛。但是，一次一次只是空高興，扣到一個足月，也沒下過一滴雨呀！

老通寶家的田因為地段高，特別困難。好容易從那乾涸的河裏車起了渾濁的泥水來，經過那六七丈遠的溝，便被那燥渴的泥土截收了一半。田裏那些壯健的稻梗就同患了貧血症似的。二三天見得更萎了。老通寶看着心疼，急得搓手跺腳沒有辦法。阿四哭喪着臉不開口。四大娘冷一句熱一句抱怨，咬定了今年的收成是沒有巴望的了，白費了人工，而且多欠出一張豆餅的債！

「只要有水，今年的收成怕不是上好的！」

老通寶聽到不耐煩的時候，軟軟地這樣回答。四大娘立刻叫了起來：

「呀！水這點子水，就好比我們的血呀！一古腦兒只有我和阿四，再搭上陸家哥哥妹妹倆算一個，三個人能有多少血磨了這個把月，也乾了呀！多多頭是一個生力，你又不棄他來呀！呀——」

「當真叫多多頭來罷！他比得上一條牛！」

阿四也搶着說，對老婆弩了一下嘴巴。

老通寶不作聲，吐了一口唾沫。

第二天，多多頭就笑嘻嘻地來，幫着踏車了。可是已經太遲。河水乾到只剩河中心的一泓，阿四他們接了三道戽，這纔戽得到水頭，然而半天以後就不行了，任憑多多頭力大如牛，也車不起水來。靠西邊，離開他們那水車地位四五丈遠，水就深些，多多頭站在那裏沒到腰。可是那邊沒有埂頭，沒法排水。如果晚上老天不下雨，老通寶家的稻就此完了。

不單是老通寶家，村裏誰家的田不是三五天內就要乾裂的像龜甲呀！人們爬到高樹上向四下裏張望，青石板似的一個天，簡直沒有半點雲彩。

唯一的辦法是到鎮上去租一架「洋水車」來救急。老通寶一聽到「洋」字，就有點不高興。況且他也不大相信那洋水車會有那麼大的法力。去年發大水的時候，鄰村的農民租用過那洋水車。老通寶雖未目睹，卻會聽得那愛管閒事的黃道士嘖嘖稱羨。但那是「踏大水車」呀，如今卻要從半里路外吸水過來，怕不靈罷？正在這樣懷疑着的老通寶還沒開口，四大娘卻先憤憤地叫了起來：

「洋水車倒好，可是租錢呢？沒有錢呀！聽說踏滿一畝田就要一塊多錢！」

「天老爺顯靈。今晚上落一場雨，就好了！」

老通寶也決定了主意了。他急急忙忙跑到村外小橋頭那座簡陋不堪的「財神堂」前磕了許多響頭，許了大大的愿心。

這一夜，因為無水可車，阿四他們倒呼呼地睡了一個飽。老通寶整夜沒有合眼。聽見有什麼簌簌的響聲，便以為是在下雨了，他就一確確爬起來，到廊簷口望着天。並沒有雨，但也沒有星，天是一張灰色的臉。老通寶在失望之下還有點希望，於是又跪在地下禱告。到他第三次這樣爬起牀來探望的時候，東方已經發白，他就跑到田裏去看他那寶貝的稻。夜來露水是有的，稻比白天在驕陽下稍稍顯得青健。但是田裏的泥土已經乾裂，有幾處簡直把手指頭壓上去不覺得軟。老通寶心跳得卜卜地響。他知道過一會兒來了太陽光一照，這些稻準定是沒命的，他一家也就沒命了。

他回到自家門前的稻場上。一輪血紅的太陽正在東方天邊探出頭來。稻場前那差不多乾到底的小河長滿了一身的野草。本村坊的人又利用那河灘種了些玉蜀黍，現在都像人那樣高了。五六個人站在那玉蜀黍旁邊吵吵架似的嚷着。老通寶惘然走過去，也站在那夥人旁邊。他們都是村裏人，正在商量大家打夥兒去租用鎮上那條「洋水車」。他們中間一個叫做李老虎的說：

「要租，就得趕快！洋水車天天有生意。昨天晚上說是今天還沒定出，你去遲了，就攤一個空，那不是糟糕！老通寶，你也來一股罷！」

老通寶瞪着眼發怔，好像沒有聽明白。有兩個念頭填滿了他的心，使他說不出話來：一個是怕的。「洋水車」也未必靈，又一個是沒有錢。而且他打算等別人用過了洋水車，當真靈，然後他再來試一下。錢呢，也許可以欠幾天。

這天上午，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就像守着一個沒有希望的病人似的在埕頭下埕頭上來來回回打磨旋。稻是一刻比一刻「不像」了，最初垂着頭，後來就折腰，田裏的泥土嘖嘖地發出燥裂的歎息。河裏已經無水可車，村坊裏的人全都閒着。有幾個站在村外的小橋上，焦灼地望着那還沒見來的醫稻的郎中——那洋水車！

正午時分，毒太陽就同火燙一般，那些守在小橋上的人忽然發一聲喊：來了一條小船，上裝着一付機器——那就是洋水車！看去並沒什麼出奇的地方，然而這東西據說抽起水來就比七八個壯健男人還厲害。全村坊的人全出來觀看了。老通寶和他的兒子也在內。他們看見那裝着機器的船並不攔岸，就那麼着泊在河心，卻把幾丈長臂膊粗的發亮的軟管子拖到岸上，又攔在田橫埕頭。

「水就從這管子裏出來，灌到田裏！」

管理那軟管子的鎖上人很訝弄似的對旁邊的鄉下人說。

突然，那船上的機器發喘似的叫起來。接着，咕的一聲，第一口水從軟管子口裏吐出來了，於是就汨汨汨地直瀉，一點也不為難。村裏人看着，瞜着，笑着，忘記了這水是要化錢的。

老通寶站得略遠些，瞪出了眼睛，注意地看着。他以為船上那突突地響着的傢伙裏一定躲着什麼妖怪——也許就是鎮上土地廟前那池潭裏的泥鰍精，而水就是泥鰍精吐的涎沫，而且說不定到晚上這泥鰍精又會悄悄地把牠此刻所吐的涎沫收回去。於是明天鎮上人再來臨錢。

但是這一切的狐疑始終敵不住那綠汪汪的水的誘惑。當那洋水車灌好了第二井田的時候，老通寶決定主意請教這「泥鰍精」而且決定主意夜裏拿着鋤頭守在田裏，防那泥鰍精來偷回牠的唾沫。

他也不和兒子媳婦商量，逕拉了黃道士和李老虎做保人，擔保了二分月息的八塊錢，就取得船上人的同意，也叫那軟管子到他田裏放水去了。

太陽落山的時候，老通寶的田裏平鋪着一寸深的油綠綠的水，微風吹着，水皺的像老太婆的臉。老通寶看着很快活，也不理四大娘的嘮嘮叨叨聒着「又是八塊錢的債」八塊錢誠然不是小事，但收起來不是可以賣十塊錢一擔麼？去年糙米也還賣到十一塊半呀！整個的幻想又在老通寶心裏復活。

阿四仍然擺着一張哭喪臉，呆呆地對田裏發怔。水是有了，那些稻依然垂頭彎腰，沒有活態。水來得太遲，這些嬌嫩的稻已經被太陽曬脫了力。

「今晚上用一點肥田粉，明後天就會好起來。」

忽然多多頭的聲音在阿四耳邊響。阿四心就一跳。可不是，還有一包肥田粉，沒有用過呀！現在是用當其時了。吊完了地裏的壯氣麼？管他的！但是猛不防老通寶在那邊也聽得多多頭那句話，這老頭子就像瘋老虎似的撲過來喊道：

「毒藥！小長毛的冤鬼，殺胚！你要下毒藥麼？」

大家勸着，把老通寶拉開。肥田粉的事，就此不提了。老通寶餘怒未息地對阿四說：

「你看過一夜，就會好的！什麼肥田粉，毒藥！」

於是既怕那泥鰍精來收回唾液，又怕阿四他們偷偷地去下肥田粉，這一夜裏，老通寶抵死也要在田塍上看守了。他不肯輕易傳授他的「獨得之秘」，他不說是防着泥鰍精，只說恐怕多多頭串通了阿四還要來胡鬧。他那頑固是有名的！

一夜平安過去了，泥鰍精並沒來收回牠的水，阿四和多多頭也沒胡鬧。可是那稻照舊奄奄無生氣，而且有幾處比昨天更壞。老通寶疑惑是泥鰍精的唾液到底不行，然而別人家田裏的稻都很青健。四大娘噪得滿天紅，說是「老糊塗斷送了一家的性命」。老通寶急得臉上泛成豬肝色。陸福慶勸他用肥田粉試試看，或者還中用，老通寶呆瞪着眼睛只不作聲。那邊阿四和多多頭早已拿出肥田粉來撒布了。老通寶別轉臉去不願意看。

以後接連兩天居然沒有那燙得皮膚上起泡的毒太陽。田裏水還有半寸光景。稻又生青壯健起來了。老通寶還是不肯承認肥田粉的效力，但也不再說是毒藥了。陰天以後又是蕭索索的小雨。雨過後有微溫的太陽光。稻更長得有精神了，全村坊的人都鬆一口氣，現在有命了；天老爺還是生眼睛的！接着是涼爽的秋風來了。四十多天的亢旱酷熱已成爲過去的噩夢。村坊裏的人全有喜色。經驗

告訴他們這收成不會壞。「年紀不是活在狗身上」的老通寶更斷言着「有四擔米的收成」是一個大熟年！有時他小心地撫着那重甸甸下垂的稻穗，便幻想到也許竟有五擔的收成，而且粒粒穀都是那麼壯實！

同時他的心裏便打着算盤：少些說，是四擔半罷，他總共可以收這麼四十擔；完了八八六擔四的租米，也剩三十來擔；十塊錢一擔，也有三百元，那不是他的債清了一大半？他覺得十塊錢一擔是最低的價格！

只要一次好收成，鄉下人就可以翻身，天老爺到底是生眼睛的！

但是鎮上的商人卻也生着眼睛，他們的眼睛就只看見自己的利益，就只見銅錢，稻還沒有收割，鎮上的米價就跌了！到鄉下人收穫，他們幾個月辛苦的生產，把那粒粒壯實的穀打落到稻筍裏的時候，鎮上的米價飛快地跌到六元一石！再到鄉下人不怕眼睛盲地躉穀的時候，鎮上的米價跌到一擔糙米只值四元！最後，鄉下人挑了糙米上市，就是三元一擔，也不容易出脫！米店的老板冷冷地看着哭喪着臉的鄉下人，愛理不理似的冷冷地說：

「這還是今天的盤子呀！明天還要跌！」

然而討債的人卻川流不絕地在村坊裏跑，淘淘然曬着罵着。請他們收米罷？好的！糙米兩元九角，白米三元六角！

老通寶的幻想的肥皂泡整個兒爆破了！全村坊的農民哭着，嚷着，罵着，「還種什麼田！白辛苦了！一陣子，還欠債！」——四大娘發瘋似的見到人就說這一句話。

春蠶的慘痛經驗作成了老通寶一場大病，現在這秋收的慘痛經驗便送了他一條命。當他斷氣的時候，舌頭已經僵硬不能說話，眼睛卻還是明朗朗的；他的眼睛看着多多頭似乎說：「真想不到你是對的！真奇怪！」

殘冬

一

連刮了幾陣西北風，村裏的樹枝都變成光胳膊。小河邊的衰草也由金黃轉成灰黃，有幾處焦黑的一大塊，那是頑童放的野火。

太陽好的日子，偶然也有一隻瘦狗躺在稻場上；偶然也有一二個村裏人，還穿着破夾襖，拱起了肩頭，蹲在太陽底下捉蝨子。要是陰天，西北風吹那些樹枝叉叉地響，彤雲像快馬似的跑過天空，稻場上就沒有活東西的影蹤了。全個村莊就同死了一樣。全個村莊，一望只是死樣的灰白。

只有村北那個張家墳園獨自蔥蘢翠綠，這是鎮上張財主的祖墳，松柏又多又大。

這又是村裏人的剋星。因為偶爾那墳上的松樹少了一棵——有些客籍人常到各處墳園去偷樹，張財主就要村裏人賠償。

這一天，太陽光只是淡黃，西北風吹那些枯枝蘇蘇地響，然而稻場上破例有了人了。被人家叫做「白虎星」的荷花指手劃腳地嚷道：

「剛才我去看了來，可不是，一棵！地下的木屑還是香噴噴的，這夥賊，一定是今天早上嚇還是這麼大的一棵！」

說着，就用手比着那松樹的大小，給大家看了，隨手又抓下一把鼻涕。聽的人都皺了眉頭嘆氣。

「趕快去通知張財主——」

有人輕聲說了這麼半句，就被旁人截住；那些人齊聲喊道：

「趕緊通知他，那老剝皮就饒過我們麼？！」

「推得一天是一天！等到老剝皮曉得了，那時再碰運氣。」

過了一會兒，荷花的丈夫根生出了這個主意。卻不料荷花第一個就反對：

「碰什麼運氣呢？那時就有錢賠他麼？有錢，也不該我們來賠！我們又沒喫張剝皮的飯，用張剝皮的錢，幹麼要我們管他墳上的樹？」

「他不同你講理呀！去年李老虎出頭跟他罵了幾句，他就叫了警察來捉老虎去坐牢。」

阿四也插嘴說。

「害人的賊！」

四大娘帶着哭聲罵了一句，心裏卻也贊成李根生的主意。

於是大家為罵那夥偷樹賊來出氣了。他們都斷定是鄰近那班種「蕩田」的客籍人。只有「彎舌頭」纔下得這般「辣手」。因為那夥「彎舌頭」也喫過張剝皮的虧，今番偷樹，是報仇。可是卻害了別人哩！就有人主張到那邊的「茅草棚」裏「起賊」。

沒有開過口的多多頭再也忍不住了，好像跟誰吵架似的，他叫道：

「起賊麼？倒是好主意！你又不是張剝皮的灰子灰孫，倒要你瞎起勁！」

「噢，噢，噢！你——半路裏殺出個程咬金，你不偷樹好了，幹麼要你着急呢？」

主張去「起賊」的趙阿大也不肯讓步。李根生拉開了多多頭，好像安慰他似的亂嘈嘈地說道：

「說說罷了，誰去起賊呢？吵什麼嘴！」

「不是這麼說的！人家偷了樹，並不是存心來害我們。回頭我們要喫張剝皮的虧，那是張剝皮該死！幹麼倒去幫他捉人搜賊？人家和我並沒有交情，可是——」

多多頭一面分辯着，一面早被他哥哥拉進屋裏去了。

「該死的張剝皮！」

大家也這麼恨恨地說了一句。幾個男人就走開了，稻場上就剩下荷花和四大娘，呆呆地望着那邊一團翠綠的張家墳。忽然像是揭去了一層幔，眼前一亮，淡黃色的太陽光變做金黃了。風也停止。這兩個女人仰臉朝天鬆一口氣，便不約而同的蹲了下去，享受那溫暖的太陽。

荷花在鎮上做過了頭，知道張財主的細底，悄悄地對四大娘說道：

「張剝皮自己纔是賊呢！他坐地分贓。」

「哦——」

「販私鹽的，販鴉片的，他全有來往！去年不是到了一夥偷牛賊麼？專偷客民的牛，也偷到鎮上的粉坊裏；張剝皮他——就是窩家！」

「難道官府不曉得麼？」

「哦！局長麼？局長自己也通強盜！」

荷花說時擠着眼睛把嘴唇皮一披，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近來這荷花瘦得多了，皮色是白裏泛青，一張大嘴更加顯得和她的細眼睛不相稱。

四大娘搖着頭歎一口氣，忽然站起來發恨地說：

「怪道多多頭老是說規規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呀——」

「不錯，世界要反亂了！」

「小寶的阿爹也說長毛要來呢！聽說還有女長毛。你知道我們家裏有一把長毛刀……可是，我的爸爸說，真命天子還沒出世。」

「呸！出世不出世，他倒曉得麼？玉皇大帝告訴他的麼？上月裏西方天邊有一個星紅暴暴的，酒盅

那麼大生八隻角，這就是真命天子的本命星呀！八隻角就是下凡八年了，還說沒出世——」

「那是反王！我的老頭子說是反王！你懂得什麼！白虎星！」

「咦，咦，咦！」

荷花跳了起來，細眼睛眯緊了，怒氣沖沖地瞅着四大娘。

這兩個女人惡狠狠地對看了一會兒，舊怨仇便乘機發作；四大娘向來看不起荷花，說她「丫頭出身，輕骨頭，臭花娘子。」荷花呢，因為也不是「好惹的」，曾經使暗計，想沖剋四大娘的蠶花。兩人總有半年多工夫見面不打招呼。直到新近四大娘的公公老通寶死了，這貼鄰的兩個女人方才又像

是鄰舍了。現在卻又爲了一點不相干的事，爭吵起來，各人都覺得自己不錯。末了，四大娘用勁地啐了一聲，朝地下吐一口唾沫，正打算「小事化爲無事」，抽身走開了。但是荷花的脾氣寧願挨一頓打，卻受不住這樣「文明式」的無言的侮辱；她跳前一步，怪聲嚷道：

「罵了人家一句就想溜的，不是好貨！」

「你是賤貨！白虎星！」

四大娘也回罵，仍舊走。但是她並回家；卻走到小河那邊去。荷花看見挑不起四大娘的火性，便

● 鄉間的一種草，有富於黏性的黑色小粒甚多，微臭，黏着在衣服上後，拂之不去，俗名「臭花娘子」。這名兒罵女人，就等於上海話的「爛污貨」。

覺得很寂寞。她是愛「熱鬧」的，即使是吵架的熱鬧，即使吵架的結果是她喫虧——她被打了她也不後悔。她覺得打架喫虧總比沒有人理睬她好些。她最恨的是人家不把她當一個「人」！她做了頭的時候，主人當她是一件東西，主人當她是沒有靈性的東西，比貓狗都不如；然而荷花自己知道自己是有靈性的。她之所以痛恨她那舊主人，這也是一個原因。

從了頭變做李根生老婆的當兒，荷花很高興。爲的她從此可以當個人了。然而不幸，她嫁來半個月後，根生就患了一場大病，接着是瘋羊瘋雞；於是她就得了個惡名：白虎星！她在村裏又不是「人」了！但也因爲倒底是在鄉村，——荷花就發明了反抗的法子。她找機會和同村的女人吵嘴，和同村的單身男人胡調。只在吵架與胡調時，她感覺到幾分「我也是一個人」的味兒。

春蠶以後大家沒有飯喫，亂轟轟地搶米店喫大戶的時候，荷花的「人」的資格大見增進。也好久沒有聽得她那最痛心的譯名：白虎星。她自己呢，也「規矩」些了。但是現在四大娘又挑起了那舊瘡疤，並且擺出了不屑跟荷花吵嘴的神氣。

看着四大娘走向小河邊去的後影，荷花咬着牙齒，心裏的悲痛比挨打還厲害些。

西北風忽然轉勁了。荷花聽去，那風也在罵她：虎，虎，虎！

走到了小河邊的四大娘也驕地站住，回頭來望了荷花一眼，又趕快轉過臉去，吐了一口唾沫。這好比火上添油，荷花怒喊一聲：就向四大娘奔去。但是剛跑了兩步，荷花脚下猛的一絆，就仰面一交，跌

得眼前發昏。

「哈哈，哈哈！白虎星！」

四大娘站得遠遠地笑罵。同時小河對面的稻場上也跑來了一個女子，也拍着手笑。她叫做六寶，也是荷花的對頭。

「呃，呃，有本事的不要逃走！」

荷花坐在地上，仰起了她的扁臉孔，一邊喘氣，一邊恨恨地叫罵。她這一交跌得不輕，尾尻骨上就像火燒似的發疼；可是她忘記了疼，她一心想着怎樣出這口惡氣。對方是兩個人了，罵呢，六寶的一張嘴，村裏有名，那麼打架罷，她們是兩個；荷花一邊爬起來，一邊心裏躊躇。剛好這時候有人從東邊走來，荷花一眼瞥見，就改換了主意。

二

來人就是黃道士。自從老通寶死後，這黃道士便少了一個談天說地的對手，村裏的年青人也不大理睬他；大家忘記了村裏還有他這「怪東西」。本來他也是種田的，甲子年上被軍隊拉去挑子彈，去的時候田裏剛在分秧，回來時已經臘盡，總算趕到家喫了年夜飯，他的老婆就死了；從此剩下他一個光身子，爽性賣了他那兩畝多田，只留下一小條的「埂頭」種些菜蔬挑到鎮上去賣，倒也一年一

年混得過。有時接連四五天村裏不見他這個人。到鎮上去趕市回來的，就說黃道士又把賣菜的錢都喝了酒，白天紅着臉坐在文昌閣下的測字攤頭聽那個測字老姜講「新聞」。晚上睡在東嶽廟的供桌底下。

這樣在鎮上混得久了，黃道士在村裏就成爲「怪東西」。他嘴裏常有些鎮上人的「口頭禪」，又像是念經，又像是背書，村裏人聽不懂，也不願聽。

最近，賣菜的錢不夠喫飽肚子，黃道士也戒酒了。他偶然到鎮上去，至多半天就回來。回來後就蹲在小河邊的樹根上，瞪大了眼睛。要是有人走過他跟前，朝他看了一眼，他就跳起來拉住了那人喊道：「世界要反亂了！東北方——東北方出了真命天子！」於是他就嘮嘮叨叨說了許多人家聽不懂的話，直到人家吐了一口唾沫逃走。

但在西北風掃過了這村莊以後，小河邊的樹根上也不見有瞪大了眼睛蹲着的黃道士。他躲在他那破屋子裏，悉悉蘇蘇地不知道幹些什麼。有人在那扇破板門外偷偷地看過，說是這「怪東西」在那裏拜四方，屋子裏供着三個小小的草人兒。

村裏的年青人都說黃道士著了「鬼迷」，可是老婆子和小孩子卻就趕着黃道士問他那三個草人兒是什麼神。後來村裏的年青女人也要追問根柢了。黃道士的回答卻總是躲躲閃閃的，並且把他板門上的破縫兒都糊了紙。

然而黃道士只不肯講他的三個草人罷了，別的渾話是很多的。荷花所說的什麼「出角紅星」就是拾了黃道士的牙慧。所以現在看見黃道士瞪大着眼睛走了來，荷花便趕快迎上去。她想拉這黃道士做幫手，對付那四大娘和六寶。

「喂，喂，黃道士，你看四大娘說那點紅星是反王啦！真是熱昏！」

荷花大聲嚷着，就轉臉朝那兩個女人狂笑。可是剛才忘記了的尾尻骨疼痛卻忽然感到了，立刻笑臉變成了哭臉，雙手捧住了屁股。

黃道士的眼睛瞪得更大，看看六寶她們，又看看荷花，然後搖着頭，念咒似的說：

「托塔李天王，哪吒三太子，二郎神，二郎神是玉皇大帝的外孫……啊，四大娘，真命天子出世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南京脚下有一座山，山邊有一個開豆腐店的老頭子，天天起五更磨豆腐，天天，篤篤篤！有人敲店板，問那老頭子：『天亮了沒有哪？天亮了沒有哪？』哈哈，自然天沒亮呵，老頭子就回答『沒有』！他不知道這問的人就是真命天子！」

「要是回答他『天亮了』就怎樣？」

走近來的六寶搶着說，眼睛釘住了黃道士的面孔。

「說是『天亮了』麼？那就——」

黃道士皺了眉頭，一連說了幾個「那就」，又眯細了眼睛看天，很神祕地搖着頭。

「那就是我們窮人翻身！」

荷花等得不耐煩，就衝着六寶的臉大聲叫喊，同時又忘記了屁股痛。

「噯，可不是總有點好處落到我們頭上呢！比方說，三年不用完租。」

黃道士鬆一口氣，心裏感激着荷花。

但是六寶這大姑娘粗中有細，一定要根究，倘是回答了「天亮」就怎樣。她不理荷花，只逼着黃道士，四大娘卻在旁邊呆着臉喃喃地自語道：

「豆腐店的老頭子早點回答『天亮了』，多麼好呢！」

「那裏成？那裏成！他不能犯天條，天機不可洩漏——呀，回答了『天亮』就怎樣麼？咳，咳，六寶，那就，天兵天將下來，幫着真命天子打天下！」

「哦！」

六寶還是不很滿意黃道士的回答，但也不再追問，只扁起了嘴唇搖頭。

忽然荷花哈哈地笑了。她看見六寶那扁着嘴的神氣，就想要替六寶起一個諱名。

「豆腐店的老頭子也是星宿下凡的罷？喂，喂，黃道士，你怎麼知道那敲門問『天亮的』就是真命天子？他是個什麼樣兒？」

四大娘又輕聲問。

黃道士似乎不耐煩了，就冷笑着回答道：

「我怎麼會知道呀？我自然會知道。豆腐店老頭子麼？總該有點來歷。篤篤篤，天天這麼敲着他的店板。懂麼？敲他的店板，不敲別人家的！『天亮了沒有？天亮了沒有？』天天是問這一句！老頭子就聽得聲音，並沒見過面。他敢去偷看麼？不行！犯了天條，雷打！不過那一定是真命天子！」

說到最後一句，黃道士板着臉，又瞪大了眼睛，那神氣很可怕。聽的人都覺得毛骨悚然，就好像聽得那篤篤的叩門聲。

西北風撲面吹來，那四個人都冷的發抖。六寶抹下一把鼻涕，擦着眼睛，忽又問道：

「你那三個草人呢？」

「那也有道理。——有道理的！」

黃道士眨起了眼白，很賣弄似地回答。隨即他舉起左手，伸出一個中指，向北方天空連指了幾次，他的臉色更嚴重了。三個女人的眼光也跟着黃道士的中指一齊看着那天空的北方。四大娘覺得黃道士的瘦黑指頭就像在空中戳住了什麼似的，她的心有點跳。

「那一方出真命天子，那一方就有血光懂麼？血光！」

黃道士厲聲看着那三個女人說，眼睛瞪得更大。

三個女人都喫了一驚。究竟「血光」是什麼意思，她們原也不很明白。但在黃道士那種嚴重的

口氣下，她們就好像懂得了。特別是那四大娘，忽然福至心靈，曉得所謂「血光」就是死了許多人，而且一定要死許多人，因為出產真命天子的地方不能沒有代價。

黃道士再舉起左手，伸出中指，向北方天空指了三下。四大娘的心就是卜卜地三跳。驀地黃道士回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悶着聲音似的又說道：

「這裏，這裏，也有血光！半年罷，一年罷，你們都要做刀下的鬼，村坊要燒白！」

於是他低下了頭，嘴唇翕翕地動，像是念咒，又像是抖。

三個女人都嘆了一口氣。荷花看着六寶，似乎說：「先死的，看是你呢是我！」六寶卻釘住了黃道士的面孔看，有點大不相信的樣子。末了，四大娘絕望似的吐出了半句：

「沒有救星了麼那可——」

黃道士忽然跳起來，吵架似的呵斥道：

「誰說我叫三個草人去頂刀頭了！七七四十九天，還差幾天。——把你的時辰八字寫來，外加五百錢，草人就替了你的災難，懂麼？還差幾天。」

「那麼真命天子呢，幾時來？」

荷花又覺得尾尻骨上隱隱有點痛，便又提起了這話來。

黃道士瞪大了眼睛向前看，好像沒有聽得荷花那句話。北風劈面吹來，吹得人流眼淚了。那邊張

家墳上的許多松樹呼呼地響着。黃道士把中指在眼眶上抹了一下，就板起面孔說道：

「幾時來麼？等那邊張家墳的松樹都死光了，那時就來！」

「呵，呵，松樹！」

三個女人齊聲喊了起來。她們的眼裏一齊閃着恐懼和希望的光。少了一棵松樹就要受張剝皮的壓迫，她們是恐懼的；然而這恐懼後面就伏着希望麼？這樣在恐懼與希望的交織線下，她們對於黃道士的信口開河，就不知不覺發生了多少信仰。

三

四大娘心魂不定了好幾天。因為她的丈夫阿四還想種「租田」，而她的父親張財發卻勸她去做女傭——喫出一張嘴，多少也還有幾塊錢的工錢。她想想父親的話不錯。但是阿四不種田又幹什麼呢？男人到鎮上去找工作，比女人還難。要是仍舊種田，那麼家裏就需要四大娘這一雙做手。

多多頭另是一種意見，他氣沖沖地說：

「租田來種麼？你做斷了背梁骨還要餓肚子呢！年成好，一畝田收了三擔米，五畝田十五擔，去了『一五得五，三五十五』六石五斗的租米，剩下那麼一點留着自家喫罷，可是欠出的債要不要利息，肥料要不要本錢？你打打算盤剛好是白做，自家連粥也沒得喫！」

阿四苦着臉不作聲。他也知道種租田不是活路。四大娘做女傭多少能賺幾個錢，就是他自己呢，做做短工也混一口飯，但是有個什麼東西梗在他的心頭，他總覺得那樣辦就是他這一世完了。他望着老婆的臉，等待她的主意。多多頭卻又接着說道：

「不要三心兩意了！現在——甲地，都賣得精光，又欠了一身的債，這三個破屋也不是自己的，還死守在這裏幹麼？依我說，你們兩個到鎮上去喫人家飯，一老頭子借的債，他歸的，不會！」

「小寶只好寄在他的外公身邊——」

四大娘惘然啞出了半句，猛的又縮住了。「外公」也沒有家，也是一喫人家飯，而且他總爲的帶着小孫子在身邊，「東家」常有閒話，再加一個外孫，恐怕不行罷？也許會連累到外公打破飯碗。鎮上人家都不喜歡雇了個傭人卻帶着小孩……想到這些，四大娘就覺得「喫人家飯」也是爲難。

「我都想過了，就是小把戲沒有地方去呀！」

阿四看着他老婆的面孔說，差不多要哭出來。

「嘿！你這樣沒有主意的人，少有少見！我帶了小寶去，包你有喫有穿，到底是十二歲的孩子，又不是三歲半要喫奶的！」

多多頭不耐煩極了，就像要跟他哥哥吵架似的嚷着。

阿四苦着臉只是搖頭。四大娘早已連聲反對了。

「不行，不行！我不放心，唉，唉，像個什麼！一家人七零八落！一份人家拆散，不行的！怎麼就把人家拆散？」

「哼，哼，亂世年成餓死的人家上千上萬，拆散算得什麼？這年成死一個人好比一條狗，拆散一下算得什麼！」

多多頭暴躁地咬著牙齒說。他睜圓了眼睛，看著他的哥哥嫂嫂，怒沖沖地就像要把這一對沒有主意的人兒一口吞下去。

因為多多頭發脾氣，阿四和四大娘就不再開口了。他們卻也覺得多多頭這一番怒罵，爽辣辣地怪受用似的。梗在阿四心頭的那塊東西——使他只想照老樣子種田，即使是種的租田，使他總覺得「喫人家飯」不是路，使他老是哭喪着臉打不起主意的那塊東西，現在好像被多多頭一脚踢破，露出那裏邊的核心。原來就是「不肯拆散他那個家！」

因為他們向來有一個家，而且還是「自田自地」過得去的家，他們就以爲做人家的意義無非爲要維持這「家」。現在要他們拆散了這家去過「浮尸」樣的生活，那非但對不起祖宗，並且也對不起他們的孩子——小寶。「家」久已成爲他們的信仰。剛剛變成爲無產無家的他們怎樣就能忘記了這久長生根了的信仰呵！

然而多多頭的話卻又像一把尖刀，戳穿了他們的心——他們的信仰。「亂世年成，人家拆散，算

得什麼呢！一個人，好比一條狗！」四大娘愈想愈苦，就哭起來了。

「多早晚真命天子纔來呢？黃道士的三個草人靈不靈？」

在悲泣中，她又這麼想，彷彿看見了一道光明。

四

一天一天更加冷了。也下過雪。菜蔬凍壞了許多。村裏人再沒有東西送到鎮上去換米了，有好多天，村和鎮斷絕了交通。前村的人都在飢餓中。

有人忽然發見了桑樹的根也可以喫，和芋頭差不多。於是大家就掘桑根。

四大娘看見了桑根就像碰着了錢人。爲的他家就傷在養蠶裏，也爲的這塊桑地已經抵給債主。雖然往常她把桑樹當作性命。

村裏少了幾個青年人，六寶的哥哥福慶，和鎮上張剝皮隔過的李老虎，還有多多頭，忽然都不知去向。但村裏人誰也不關心他們關心的，倒是那張家墳園裏的松樹。即使是下雪天，也有人去看那墳上的松樹，倒底還剩幾棵。上次黃道士那一派胡言早就傳遍了全村，而且很多人相信。

黃道士破屋裏的三個草人身上漸漸多些紙條，寫着一些村裏人的「八字」。四大娘的兒子小寶的「八字」也在內。四大娘還在設法再積五百個錢也替她丈夫去辦個紙條兒。

女人中間就只有六寶不很相信黃道士的禪語。可是她也不在村裏了。有人說她到上海去「進廠」了，也有人說她就在鎮上。

將近「冬至」的時候，忽然村裏又紛紛傳說，真命天子原來就出在鄉村，叫做七家浜的小地方。村裏的趙阿大就開眼看過似的，在稻場上講那個「真命天子」的故事：

「不過十一二歲呢，和小寶差不多高。也是鼻流拖有寸把長……」

站在旁邊聽的人就轟然笑了。趙阿大的臉立刻漲紅，大聲喊道：

「不相信，就自己去看罷！『真人不露相』，『隨地叫做『真人不露相』，『傻點兒，等我想一想。對了，是今年夏天的時候，這孩子，真命天子，一場大病，死去三日三夜。醒來後就是『金口』了！人家本來也不知道。八月半那天，他跟了人家去拔芋頭，田塍上有一塊大石頭——就是大石頭，他喊一聲『滾開，』當真那石頭就骨碌碌地滾開了，他是金口！」

聽的人都睜大了眼睛看着趙阿大，又轉臉去看四大娘背後的瘦得不成樣子的小寶。

有人鬆一口氣似的小聲說：

「本來真命天子早該出世了！」

「金口還說了些什麼阿大！」

阿四不滿足地追問。但是趙阿大瞪出了眼睛，張大着嘴巴，沒有回答。他是不會撒謊的，有一句說

一句不能再添多。過一會兒，他發急了似的亂嚷道：

「各村坊裏都講開了，『人』是在那裏！十一二歲，拖鼻涕，跟小寶差不多！」

「噢！還只得十一二歲！等到他坐龍庭，我的骨頭快爛光了！」

四大娘忽然插嘴說，怕冷似的拱起了兩個肩膀。

「誰說當作是慢的，挺痛快有文曲星武曲星幫忙呢！福氣大的人，十一二歲也就坐上龍庭了！要等到你骨頭爛，太死都沒命了！」

荷花找到機會，就跟四大娘擡槓。

「你也是『金口』麼？不要臉！」

四大娘回罵，心裏也覺得荷花的話大概不錯，而且盼望牠不錯，可是當着那麼多人面前，四大娘嘴裏怎麼有認輸。這兩個女人又要吵起來了。黃道士一向沒開口，這時他便攔在中間說道：

「看家人吵什麼！可是阿大，七家飯難這裏多少路！不到『一九』罷？那我們村坊正置在『血光』裏了！豈不前，橋頭小廟裏的苦薩淌眼淚，河裏的水發紅光，——哦！——半半，——半——記牢！」

最後兩個字像貓頭鷹叫，聽的人都打了個寒噤，希望中夾着害怕。黃道士三個古怪草人都浮出在衆人眼前了，草人上掛着一張紙條。於是已經化了五百文的人不由得鬆一口氣，虔誠地望着黃道士的面孔。

「這幾天裏，松樹砍去了三棵！」

荷花喃喃地說，臉向着村北的一叢青綠的張家墳。

大家都會意似的點頭。有幾個嘴裏放出輕鬆的一聲噓。

趙阿大料不到真命天子的故事會引出這樣嚴重的結果，心裏着實驚慌。他還沒在黃道士的草人身上掛一紙條兒，他和老婆爲了這件事還鬧過一場，現在好像要照老婆的意思破費幾文了。五百個錢雖是大數目，可是他想來倒還有辦法。保衛團捐；他已經欠了一個月，爽性再欠一個月，那不就有了麼？派到他頭上的捐是第三等，每月一角。

不單是趙阿大存了這樣的心。早已有有人把保衛團捐移到黃道士的草人身上了。他們都是會打算盤的：保衛團捐是每月一角，——也有的派到每月二角，可是黃道士的草人卻只要一次的五百文就夠了，並且村裏人也不相信那駐在村外三里遠的土廟裏的什麼「三甲聯合隊」的三條鎗會有多少力量。在鄉下人眼裏，那什麼「三甲聯合隊」隊長，班長，兵，共計三人，三條鎗，遠不及黃道士的三個草人能夠保佑村坊。

他們也不相信那「三甲聯合隊」真是來保衛他們什麼。那三條鎗是七月裏來的，正當鄉下人沒有飯喫，鬧烘烘地搶米的時候，餓都沒得喫的人，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要保衛麼？

可是那「三甲聯合隊」三個人「管」的事卻不少。並且管事的本領也不小。雖然天氣冷，他們

三個人成天躲在廟裏他們也知道七家浜出了「真命天子」也知道黃道士家裏有什麼草人。並且那天趙阿大他們在稻場上說的那些話也都落到他們三個人耳朵裏了。

並且村裏的人不繼保衛團捐卻去送錢給黃道士那三個草人的事，也被「三甲聯合隊」的三個人知道了！

就在趙阿大講述「真命天子」故事的三四天以後，「三甲聯合隊」也把七家浜那個「金口」的拖鼻涕孩子驗明本身捉到那土地廟裏來了。

這是在微雨的下午，天空深灰色，雨有隨時變作雪的樣子。土地廟裏暗得很。「三甲聯合隊」的全體——隊長，班長，和士兵，一共三個人，因為出了這一趟遠差，都疲倦了，於是隊長下命令，就把那孩子鎖在土地公公的泥腿上，班長改作「值日官」，士兵改作門崗兼「衛兵」，等到明天再報告基幹隊請示發落。

那拖鼻涕的「真命天子」蹲在土地公公泥腳邊悄悄地哭。

隊長從軍衣袋掏出一支香煙來，煙已經揉曲了，隊長慢慢地把牠弄直，吸着了，嘖一口煙，就對那「值日官」說道：

「咱們破了這件案子，您想來該得多少獎賞？」

「別說獎賞了，聽說基幹隊的棉軍衣還沒着落。」

值日官冷冷地回答。於是隊長就皺着眉頭再噴一口煙。

天色更加黑了，值日官點上了洋油燈，正想去權代那「衛兵」做「門崗」，好替回那「衛兵」來燒飯，忽然隊長雙手一拍，站起來擊那洋油燈，照到那「真命天子」的臉上，用勁地看着。看了一會兒，他就擺出老虎威風來，嚇嚇那孩子道：

「想做皇帝麼？你犯的殺頭罪，殺頭，懂得麼？」

孩子不敢再哭，也不說話，鼻涕拖有半尺長。

「同黨還有誰？快說！」

值日官也在旁邊吆喝。

圓答是搖頭。

隊長生氣了，放下洋油燈，抓住了那孩子的頭髮往後一揪，孩子的臉就朝上了，隊長睜視着那拖鼻涕的憐瘦臉兒，厲聲罵道：

「沒有耳朵麼？誰是同黨？招出來，就不打你！」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搶柴，捉草，人家罵我的什麼，我全不知道。」

「混蛋！那就打！」

隊長一邊罵，一邊就揪住那孩子的頭到土地公公的泥腿，重重地碰了幾下。孩子像殺豬似的。

哭叫了。土地公公腿上的泥簌簌地落在孩子的頭上。

值日官背卷着手，側着頭，瞧着土地公公臉上蛀剩一半的白鬍子。他知道隊長的心事，他又瞧出那孩子實在笨得不像人樣。等隊長怒氣稍平，他扯着隊長的衣角，在隊長耳邊輕輕說了一句，兩個人就趑到一邊去低聲商量。

孩子頭上腫高了好幾塊，睜大着眼睛發楞，連哭都忘記了。

「明天把黃道士捉來，就有法子好想。」

值日官最後這麼說了一句，隊長點頭微笑。再走到那孩子跟前，隊長就不像剛才那股兇相，倒很和氣地說：

「小孩子，你是冤枉了，明天就放你回去。可是你得告訴我，村裏那幾家有錢？要是你不肯說，好，再打！」

突然隊長的臉又繃緊了，還用腳躁一下。

孩子仰着臉，渾身都抖了。抖了一會兒，他就搖頭，一邊就哭。

「賤狗！不打不招！」

隊長跺着腳咆哮。值日官早拾起一根木柴，只等隊長一聲命令，就要打了。

但是廟門外驀地來了一聲狂呼，隊長和值日官急轉臉去看時，燈光下照見他們那衛兵兼門崗

抱着頭飛奔進來，後邊是黑黢黢幾條人影子。值日官丟了木柴就往土地公公座邊的小門跑了。隊長畢竟有膽，哼了一聲，跳起來就取那條掛在泥塑「功曹」身上的快鎗，可是鎗剛到手，他已經被人家攔腰抱住，接着是兜頭喫了一鋤頭，不會再哼得一聲，就死在地上。

衛兵被陸福慶捉住，解除了他身上的子彈帶。

「逃走了一個！」

多多頭抹着臉，大聲說。隊長腦袋裏的血濺了多多頭一臉和半身。

「三條鎗全在這裏了。子彈也齊全。逃走的一個，饒了他罷。」

這是林老虎的聲音。接着，三個人齊聲哈哈大笑。

多多頭揪了那「真命天子」身上的鐵鍊，也掙過洋油燈來照他的臉。這孩子簡直嚇昏了，定住了眼睛，牙齒抖得格格地響。陸福慶和李老虎攙他起來，又拍着他的胸脯，揪他的頭髮。孩子驚魂中醒過來，第一聲就哭。

多多頭放下洋油燈，笑着說道：

「哈哈！你就是什麼真命天子，纏湊你的罷！」

這時廟門外風趕着雪花，磨旋似的來了。

當舖前

東方剛發白，那嗚嗚的小火輪的汽笛聲就從村外的小河裏送到村裏來了。小火輪在這河裏行駛，聽也有五六年了；河道是很狹的，小火輪經過時捲起了兩股巨浪，豁刺刺地衝擊着那些沿河的「田蔴埂」，叫鄉下人叫苦。像前年發大水的時候啊，這小火輪惡狠狠地關着快車走過，就像河裏起了鼓，轟轟轟地，三五尺高的水頭打過那些田橫埂，直灌進稻田裏去了。

所以村裏的農民一聽了那汽笛聲就發恨。發大水的時候，他們想過許多方法不許那小火輪行進這條河道，他們到十幾里路外的輪船局裏鬧過，他們又聽了什麼人的指教到鎮上那「區公所」裏遞過稟帖，然而都沒有效果；後來他們就直接行動了，等那小火輪走過的時候，全村五六十人一個總動員，石子泥塊像雨點一般打過去，小火輪發瘋似的叫着，逃命似的走着。第二天，果然沒有蘇到那鬼哭一般的汽笛叫。小火輪繞出這一段河道了。可是第三天，區公所派了人下鄉來，說要嚴辦指使騷動的人。第四天，小火輪依然橫衝直撞地行過了，船上有保衛團，挺起槍，預備放鄉下人自然懂得餘彈

比石子厲害，而況區公所又要抓人，祇好忍氣吞聲。天天把沖壞了的田橫埂修整加高。

現在的情形又不同了。小火輪改了班，經過這條河道時，正好是東方打白，鄉下人從夢裏醒來，那火輪船也不是從前那樣大傢伙，而是小巧的叫做什麼柴油輪船。因為今年是旱得太久，河水淺了，祇有這小巧的柴油輪船還能夠勉強開過去，而且輪船公司生意清淡，那怕是小船啊，槍裏也還是空落落的。這些事，鄉下人本來不管他娘的賬，但是那柴油輪船走過的時候總在快天亮那嗚嗚的叫聲也恰好代替了報曉雞——開春以來就把南瓜芋奶當飯喫的村裏人早就把雞賣得精光，所以這一向聽着可恨的汽笛聲現在對於村裏人居然有點用處了。

天像有點霧，沒有風。那慘厲的汽笛聲落到那村莊上，就同跌了一交似的，儘在那裏打滾。又像一個笨重的輪子似的，格格地碾過那些沈睡的人們的靈魂。

村東頭的一間矮屋裏閃着燈光，寸半長的銅元圈兒那麼粗的白蠟頭在悄悄地滴着蠟淚。這矮屋的居住者王阿大當汽笛叫了第一聲時就像被人家打一棍似的從牀上跳起身來，現在他匆匆忙忙地在燭光下打疊一個小包袱。他們要不是萬分緊急，怎麼肯點這寶貴的燭頭。這還是三個月前王阿大到鎮上一家做喪事的人家「喫飯白相幫」做了三天臨時工役帶回來的寶貝。他這短差，雖說沒有工錢，飯是讓他儘肚子裝的；村裏人到現在還常常講起，誇羨他的好運氣。何況還帶來了這麼一個粗大的蠟燭頭。但那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王阿大在喪事人家的三天裏雖然把肚子裝飽，也早就

餓瘋，昨天又喫完了最後的一個南瓜一個芋頭，這時他把幾件舊衣服包起來，打算掣到鎮上去上當舖。

「這件也包了去罷！」

阿大的老婆擦過一件半新的土布棉襖來，陰淒淒地說。

「也包了去你穿什麼呢？」

王阿大一面回問，一面抬着那件半新的土布棉襖，決不定主意。

「噯！」

那女人祇哼了一聲，縮着頭，對丈夫搖手。

王阿大遲疑地打開了那包袱，把一疊舊衣服一件一件看了又看，手指頭把不住發抖，這裏的每一件衣服都是一個傷心的故事。那藍布夾襖上的幾點血跡，他是去年跟村坊裏的人到那輪船局裏去吵鬧被人家一拳打破了鼻子的時候沿上去的；那花洋布的女褲又是老婆大前年做奶媽的時候向女主人討來的，——老婆爲的想做奶媽掙幾個錢幫家用，還債，硬着心腸溺死了自己第二胎的女孩子，她到現在看見這花洋布褲子就要掉眼淚；還有，還有一身藍綿綢的棉襖褲，是從死了的十三歲大女兒招弟的屍身上剝下來，●招弟是前年水災的時候活活餓死的……

●他這鄉間的習慣，死人不能光着身體去見閻王，所以即使是極貧苦的人家當把死者放進薄皮棺時，也須穿了棉襖褲。

這一個小小的包袱就是王阿大夫妻倆慘痛的生活史！

可是他們這全部慘痛生活史的唯一紀念品——也是他們現在所有的全部財產，在典當朝奉的眼睛裏看來，也許不值一塊錢呢！

王阿大鼻孔裏呼嚕了兩聲，忍住了眼淚，抖着手指，再拿起老婆擦給他的半新的棉襖來。棉襖上還留着老婆身上的熱氣和那特別的汗臭，王阿大猛覺得心裏像刀割似的，掩住了那棉襖，就哭起來了。

女人卻不哭，睜大了眼睛發怔。她也想起了自己硬着頭皮溺在馬桶裏鬧死的第二胎的女孩子，她的心就像冰凍住了似的。

忽然她渾身一跳，就撲到牀上，從破棉絮堆裏抱過那不滿半歲的孩子，緊緊偎在胸前，好像怕被人家奪了去。

Hon-ah! Hon-ah!

嬰孩啼了，那聲音像是啞嗓子的。小貓。女人解開了衣，把乾癟的乳房塞到孩子嘴裏，搖着身子。孩子吮住了乳頭，也就不作聲。

但爲免得那衣服白白爛掉起見，然後二三日便可以開槍剝下那些衣服，仍給活人用。這麼幹的，祇有那些窮得沒有錢的人。

「包在一起，趕快走罷！——到遲了，當不進去，今天就沒有哩的！」

女人望着丈夫這邊，輕輕說。

白燭頭的火搖跳了一下，便又奄奄地矮下去了。門縫裏透進白光。

王阿大擡起頭來，嘆一口氣，把老婆那件棉襖包進了包袱，卻把自己身上的破爛夾襖脫下來，望老婆牀上一丟，就轉身關那板門了。

「外邊比不得屋裏！你一件單衣不冷麼？你穿了去！」

女人抱着孩子跳下牀來，梗着咽喉叫。

王阿大不回答。一陣風撲向屋裏來，白蠟燭頭吹熄了，王阿大和他的女人都冷得發抖。哇的一聲，女人懷裏的嬰孩哭起來了。那乾枯的乳房不能使他滿足。王阿大機械地回頭看了那孩子一眼，就咬着牙齒，挾着那包袱，拔步走了。

女人到鄰籬口又喚了她丈夫一聲，也就站住了，陰淒淒的一雙眼裏充滿了眼淚。她本能地換一個乳房給孩子吮，又回到房裏，坐在破竹橈上。風像剪刀似的吹來。她冷得嘴唇都麻木了。她關上門，又被上丈夫讓給她的破爛夾襖，可還是渾身發抖。但想到丈夫拏去的一包衣服總該當幾文錢來買米，她又慘然一笑。

這時候，她方才覺得自己的沒有乳汁的乳頭被戳狠了的孩子吮得作痛。她緊緊地抱住那孩子，

覺得暖些，她悄然看着孩子的瘦臉，那小小額角上的嫩皮起了皺紋，像個老太婆。

二

王阿大急步跑了半個鐘頭光景，天已大明，可沒有太陽。因為跑了路，他倒不覺得冷了，額角上還有汗珠。可是肚子裏咕咕地叫起來了。起初還勉強熬得住，後來卻越叫越勤。王阿大兩條腿漸漸發重。他嚙下幾口唾沫，慢慢地走。

他走得那樣慢，簡直不像是鄉下人。三四起的鄰村的農民趕過了他前頭，他們都是上鎮去的。

到了那有名的馬家墳時，王阿大便坐在墳堆前那坍塌的石橋上歇一口氣。直楠樹的紅葉子落到他腳邊，他拾了一張葉子放在嘴裏咬着。頭頂有麻雀叫。他嚙下了一口樹葉子的苦汁，仰臉看那些麻雀。

那邊遠遠一座橋。橋背後就有黑簇簇的房屋。這就是鎮市梢。

噉！噉！

鎮市梢那機器碾米廠的汽管驕傲地叫着。

咕！咕！王阿大的肚子又一次猛烈的叫着。並且他聽出那叫聲裏還有他的不滿半歲的兒子啞啞地哭。他急急忙忙跳起來，緊緊地挾着那包袱，就向鎮上跑。

「到遲了，當不進去，今天就沒有喫的了！」

老婆的話又在王阿大耳邊響。他把褲腰帶收緊些，沒命的跑。他趕上了許多在前面走的農民。瘋子似的直撲到那當舖的大門外，方才住腳。

當舖的兩扇黑油大門還沒有開，然而守在門外的人可已經不少。有幾個店鋪纔祇開了半扇門，蹶着鞋皮的夥計探頭到門口看了一眼，咳着，把痰吐在街心裏石板上。小乞丐似的學徒提着水甕子，懶懶地走過。趕早市的糕糰鋪伙計頂着熱氣蓬蓬的蒸籠，接連吆喝着「糕呀，糕呀！」眨眨眼就跑過了。

守在當舖門外的窮人隊伍，時時刻刻在增加，把那一段街道擠得沒有空隙。他們都望着那一對烏油大門，他們都想擠到門前。王阿大挾着他的衣包也在人堆裏擠。在他旁邊，有一個紅眼睛的老太婆，抱着一捲土布，瘍嘴脣翕翕地動，好像在那裏念佛，也想擠到前面去。

忽然一個魚販子挑着一擔魚，遠遠地吆喝着來，要穿過這當門前的密集隊伍。這魚販子的擔子，前面是一個木桶，滿滿地裝着水和活魚，後面是一個筐子，盛着帶泥的蚌；他用那水桶開路，搖搖擺擺衝進來。

人堆裏起了擾動了。那紅眼睛的老太婆，一心想擠上當門前去，不防斜刺裏衝出那魚販子的扁擔來，一頭撞着，就跌倒了。木桶裏的水潑了滿地，川條魚在石板上跳。

「撞倒了老太婆了！大家不要擠啊！」

王阿大喊起來，用背脊和屁股抵住了擠緊來的人們。

「啊啲啲！不要踩了我的魚啊！——嚇，官路大家走得！」

魚販子趕快歇下擔子，一面瞪，一面彎着腰在人腿縫裏捉活魚。

老太婆卻已經爬起來，拍着手罵那魚販子「瞎了眼。」一會兒她記起了她的布，慌忙在地上檢起來，那白布卻已變成灰布了。老太婆的罵也就變成了哭。然而人們依然擠緊來。老太婆沒有工夫儘哭，夾在人堆裏再向前擠，一面慌慌忙忙把泥污了的一段布在她的破衣服上揩擦。

王阿大容易擠到了那一對烏油的門前了。他一身臭汗，肚子裏祇管咕咕地叫。背靠着那門，坐在地下的，有一位臉色青白的青年女人，仰起一對驚惶的眼睛朝天空看。女人的旁邊有鄉下人，也有鎮上人都把身子貼在那門上。

「哎！施粥廠門外也沒有這般擠呀！」

有人在王阿大耳朵邊嘆着氣說。

「荒年荒時，哎——幾時開門呢？」

王阿大鬆一鬆腰也嘆口氣，好像是回答那耳邊的人。他說那句「幾時開門呢」的當兒，雖則有幾分焦灼，可實在還帶點自慰的意味；他總算沒有落後，擠到這門前時，門還沒開，他的小衣包也許能

夠順利地換成了錢。

「說是要到九點纔開哪！——喂，不是已經九點了麼？」

坐在地下的年青女人接口說，眼睛看着王阿大。

「一定是九點過頭了，我跑了十多里路，誰知道門還沒開！」

王阿大回答，用手背去抹額角上的汗。

「十多里路麼？可是我呢，我是天還沒有發亮的時候就來這裏坐着守的！他們幾位比我慢慢步。我們守了好半天了！又餓又冷！牢門還不開！這忽兒，人又那麼多了！」

年青女人氣虎虎地說着，把肘彎在門上撞了幾下。

「還不開門麼？開門呀！」

旁邊的人也都喊起來，拳頭捶得那烏油門蓬蓬地響。

王阿大的拳頭夠不到那門，就在那裏，他覺得一陣肚子叫就好了些。他背後的人們也在嚷。可不是嚷「開門」，卻是嚷「擠上前去」。王阿大也巴不得能夠再上前，可是在他前面有那青年女人，女人背後又是門，他祇好把背脊和屁股抵住了後面的推擠。

現在這一條街上的店鋪也都開市了。卸店板的聲音，劈劈拍拍傳來。王阿大也聽得。然而他面前那對烏油門依然關得緊緊的。

他回頭去看一眼。那是幾層的人，有漲紅的臉，也有灰白喘氣的臉，都在嘈嘈地噴罵，恨那當鋪不肯早點開門。

「噯，噯，噯，噯！」

那青年女人忽然咬緊着牙關哼起來了，兩手捧着肚子。

等待着的人們祇是呼噪着「開門」，誰也沒有注意這女人。

王阿大因爲是面對面站着，祇他看清了那女人的慘痛的掙扎有點異樣。他記得曾經見過這樣捧着肚子哼的形狀，可是他一時記不清。女人哼了一會兒，便也不作聲，她慢慢地擡起頭來，額角上是青筋直爆，黃豆大的汗珠，嘴唇上兩個深深的齒痕，眼睛裏充滿了驚惶。

她看了王阿大一眼，又看看左邊和右邊好像有什麼話想找個適當的人告訴。

但此時人們突然發一聲喊：開了！王阿大面前的兩扇烏油門閃開一條縫。人們又一聲喊，王阿大再也站不穩了，昏頭昏腦撞了幾步，身子已經在烏油門內了，卻又聽得一聲刺耳的慘叫，接着是男人的聲音狂喊道：

「不好了！踏倒一個女人了！一個大肚子的女人！」

王阿大就像浸在冰水裏冷的渾身戰抖。他想站住，可是不行。人們像潮水似的湧來，將他直推到那高高的櫃檯前面，將他擠在櫃檯邊，透不過氣。

櫃檯邊是無數的手，各式各樣的舊衣服，小包袱。

王阿大本能地也掙出他那擎着包袱的手來，插進了那手的林。他暫時忘記了那一聲刺耳的慘叫，和那慘痛掙扎的女人的面孔。他也學着他那一夥人直着喉嚨亂嚷「朝奉先生。」

他看見一個朝奉走過來了。但是那朝奉接了別人手裏的東西。

他看見左邊又有一個朝奉皺着眉頭把幾件藍布衣服直撩到櫃檯外人堆裏。大聲吆喝道：

「爛東西不當！」

他又看見自己面前那個朝奉抬起兩件綢衣喊道：

「一塊錢！」

「兩塊，行嗎？是新的呢！」

有人在王阿大身邊踮起了腳對櫃檯上說。但是那朝奉並沒回答，把那兩件綢衣直撩下來，就去接另一個人手裏的東西了。

這是雪白光亮的一車絲。朝奉擎在手裏擲了一顆，也喝道：

「一塊錢！」

絲的主人略遲一些回答，那朝奉早就撇下絲。王阿大乘這機會把自己的包袱湊上去，心裏把不

住卜卜的跳。

「什麼！你來開玩笑麼？這樣的東西也擊交當！」

朝奉剛打開了包袱，立刻就捏住了鼻子，連包袱和衣服推下櫃檯來，大聲喝罵。

王阿大像當頭喫了一棍子，昏頭昏腦地不知道怎樣纔好。他機械地彎着腰在人腳的海裏撈他的幾件寶貝衣服。同時他的耳朵裏嗚嗚地響；他聽得老婆哭，孩子哭；他聽得自己肚子叫。

等到他從地下人腳縫裏撈起他的衣服來，打算換一個地點再作第二次嘗試——挑一個面相和氣的朝奉來碰碰運氣的時候，他聽得人們亂烘烘地喊道：

「怎麼？不過一管煙的工夫，一百二十元就當滿了麼？今天就止當了麼？就停當候贖了麼？」

王阿大嘆一口氣，知道今天又是白跑了一趟。他失神似的讓人們把他擁着推着，直到了那烏油的大門邊。他猛一低頭，看見門檻石上有一灘紫黑的血跡。於是他立刻又聽得了那女人的刺耳的慘呼，並且他猛然想起了那女人的捧着肚子哼的樣子就同他自己的老婆去年在水車旁邊生產那孩子的時候一樣。

於是王阿大想起了他自己的沒有奶喫的半歲的孩子，想到了老婆的一身瘦骨頭和兩隻乾癟的乳房，他的心就同一塊石頭似的發沈了。

賽會

下午四點鐘光景，天空的烏雲愈來愈濃。隔十多分鐘，就有雷聲隆隆地，好像頑皮的孩子在樓板上拖橇子。

可是沒有風。狗都吐長了紫黑的舌頭，躺在沒蒼蠅的地方喘氣。蒼蠅全是紅頭金身的，懶懶的都釘在街角的西瓜皮堆上，遠看就像一堆烏金色的牛糞。

有些紅翼蜻蜓滿空亂飛，團團地打圈子。

小攤上喝「涼粉」的人們一面揩那不住鑽出來的汗水，一面望着天空說：

「要下雨呢！」

孩子們擺出心事很重的嘴臉，看見有人從街西來，便攔住了問道：

「今夜出來麼？不會下雨的罷？」

這鎮上因為天旱，就由鎮西區的居民開頭迎神求雨。照例是「周倉會」。昨夜已經出過一次，如

果不下雨，是要連來三夜的。

賣「涼粉」的人很正經地把兩隻手掌彎圓了，接成長管似的，罩在右眼上，又閉了左眼，仰臉朝天空，「打着千里鏡」，嘴裏輕聲說「靠不住」。然而他放散了「千里鏡」，就拍着攤旁邊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的光頭，大聲說道：

「金官！你說下不下雨？」

「不！」金官怒聲回答，像是命令人不准下雨。

「哈哈！依你金口！」

賣「涼粉」的漢子笑着說，旁的人都笑了。

金官倒有點不好意思，轉身就跑進了自家店裏。這「涼粉」攤子擺在金官家的店門口，少說也有三五年了，金官和那賣「涼粉」的漢子是好朋友。

金官家的店是賣雜貨的。說是「店」，實在不過是大一些的攤子。平常時候，有金官的爸爸和媽媽一對兒也儼夠招呼主顧；三月和十二月略微忙些，金官就充了臨時學徒。現今這七月裏，生意最清，金官的爸爸喫過了午飯就不在店裏，只留了老婆坐在那裏紮鞋底。

聽得大家笑，金官的媽媽放下鞋底，隔着櫃檯問道：

「阿虎！還剩幾桶涼粉？——今晚上這攤夜攤麼？可不定要落幾點呢！」

「涼粉」的阿虎伸一個指頭一揚仰臉看看天空苦笑着。

天色更黑了。烏雲像山峯一樣，重重疊疊，慢慢地移動。雷仍在遠處響。淡弱的電光偶爾一閃，雷聲便像車加近。

女人們都把當街口掠着的衣服收起來，很嘈雜地說：

「可不是周倉老爺有靈，昨夜擡出來一趟，今天就有雨了！」

金官驕得人們都說要下雨，就覺得討厭。他想阿虎還不收攤子，也許這雨不下也沒定。然而阿虎等等再沒有主顧，也就收了攤子，剩下來的三桶「涼粉」就寄在金官家的店裏說：

「今夜生意做不成了！攔到明天也變做了水。張家嫂，你們要喝就喝，莫客氣！」

金官的爸爸張老四也回家來了。七歲的女孩子阿珠騎在爸爸的肩頭。

「要下雨了。今夜周倉老爺不出殿！」

張老四放下了女孩子，揀着額角上的汗，一面說，一面拎起瓦茶壺來，嘴對着嘴，骨節地直吞。

金官和阿珠看着爸爸的脸，覺得天要下雨全是他們大人不反對之故。他們又仰臉看天。那些山峯的烏雲，此時都像餡糖做的一般，紛紛軟癱下來，慢慢融成一片，顏色更加黑了。阿珠看了一會兒，就

喊道：

「要下雨麼？明天擎長竹竿戳你！」

喫夜飯的時候，天色已經墨黑。鐘上卻不過六點。金官和阿珠都少喫了半碗飯。一放下筷，兩個孩子就跑出去，坐在階石上，像昨晚那樣，等候會來。

「一羣同街的孩子，都有十來歲，「報馬」似的從街東跑來，向街西去；亂烘烘地嚷着：「讓開，讓開！老爺的轎子來了！」阿珠和金官都大笑。接着是第二批孩子又從街東跑來，中間有一個擎着燈籠，跑過金官他們跟前的時候，就叫道：

「阿金！去呀！去看老爺出殿！」

金官來不及回答，跳起來就跟着跑了。阿珠坐在階沿上，蹀脚哭，忽然看見賣「涼粉」的阿虎唱着山歌走來。阿珠就拉住了，要他同去。阿虎一把抱起那女孩子，抗在肩頭，卻喊道：

「張家嫂！張家嫂！小姐要去會！」

張家嫂在裏面洗碗，只答應了一聲「曉得了」，人卻不出來。但是張老四押着金官來了，嘴裏說：「要看就在門口看！店門開得直蕩蕩，你就走開！」

阿虎笑了笑，就把阿珠放在櫃檯上，依舊唱着山歌走了。張老四就叫金官幫忙，將店板裝上了一半，吩咐兩個孩子只可以在門口等候，他自家又朝街西走去，那邊是市中心熱鬧區域，遠看去，燈光點得雪亮。

張家嫂扯一條板棧來，坐在店門口，和鄰家的女人閒談。

阿珠坐在她媽媽身邊的門檻上，眼睜睜只望着街西頭，她知道「會」是從那邊來的。金官卻像「放步哨」似的在左近溜來溜去，碰到認識的人就打聽消息。

人們的回答都不一樣。大人們更是隨口回答，好像對於這「會」很冷淡。金官只好一個人着急。阿珠還在那裏耐心等待。可是她看見街西的燈火漸漸暗下去，暗下去，終於只有幾點金星飄飄揚揚。後來金星也不見了。忽然「會」到了面前，火惹惹地亂做一團，跟昨晚見的完全不同。她笑了。但是一陣劈拍的蒲扇聲將她驚醒，媽媽搖着她的肩膀說道：

「打瞌睡麼？去睡罷！」

阿珠把眼一睜，看見金官朝她笑，看見沒有會，她的眼皮又合上了。但這一次，連金星也沒有，卻是一團團的黑東西，接着又是密麻似的亮繩子——她在雨裏走。猛然一陣風，她翻一個身，看見自己躺在牀上，媽媽用蒲扇趕蚊子。

「我不睜，我不睜……」阿珠含糊地嚷着，身子卻滾到裏牀去了。

金官站在樓窗口，擺好了一定不肯睡的姿勢。

這時街上有些人走過，腳步聲很快。一個聲音說：

「到底落了，我說挨不到明天！」

張家嫂也替金官趕蚊子。金官向來跟她爸爸睡，他們的牀就在窗前。

「那麼會來了，一定要叫醒我呵！」

金官鑽進帳子裏，還沒有有心死。這時候，雨聲薩拉薩拉地在瓦面上響起來，對街的人家碰碰地關窗子了。

金官朦朧中覺得又在街上和鄰家的孩子們擲瓦片。把一條草繩當作龍王。他們把瓦片擲到「龍王」身上，一面喊：「爛草繩，死龍王，看你下雨不！」金官連擲三次不中，使性拏起那草繩來扯作兩段，「不行！不行！」別的孩子都噪起來。金官就逃，卻絆着什麼跌了一交。這可是就跌醒了。

「窗外街上還有孩子們嘈雜的喊聲。金官用手背揉眼皮，翻了個身。可是鑼鼓聲音又隱隱從遠處來了。」

金官本能地爬了起來，牀頭就是窗，窗是開着，金官鑽出帳子一看，滿街上全是人了，街西那些店鋪全都熄了燈，黑黢黢地看不清，但就在那邊遠遠地人聲轟動，夾着鑼鼓。忽然街西轉角處飛出一個火把來了，接着又是一個。金官快活得心跳。

大牀上的阿珠也醒了，急得哭喊。金官半個身子伸出窗外，什麼都不理會。這時張家嫂也來了，就把阿珠抱到窗前的桌子上。

街西轉角處擁出一片火球來了，高高下下，紅的和綠的夾雜。鑼鼓打着瑟瑟鐘聲的節奏。孩子們快活得亂叫。

那一簇火球愈來愈近，可是望過去卻不反先前那麼好看。鑼鼓聲也只是蓬蓬鏗鏘地，震得人耳痛。一會兒，都從窗下走過了，只是散散落落的許多人，各人手裏擎一根長柄燈籠，有紅的，也有綠的。歡樂的一隊也只有四個人，單調的打着。

金官和阿珠怔怔地看着，覺得昨晚晚上還要好看些。阿珠揉着眼皮，不滿足似的拉了媽媽問道：「還有嗎？還有嗎？」媽媽不回答。

金官聽得爸爸的笑聲，在窗下街頭。好像爸爸還說了幾句話，就有若干人附和着笑。

「周倉老爺」也擡過了，那一簇紅綠燈籠已在街東，密層層地轉，又覺得好看了。金官盼望他們停在那裏不動。可是他們到底去了，遠了，一點一點小了。阿珠非常不過癮似的賴在窗口不肯走。

忽然有幾盞紅綠燈籠飛跳過來，到金官他們的門前就停住。

金官聽得他爸爸和那些紅綠燈籠吵嘴，也有賣涼粉的阿虎的聲音。爸爸的聲音怒叫道：

「是我說的！你們打算怎樣？」

「怎麼麼？明天請你喫茶！」

也是怒叫，紅綠燈籠的長柄都亂幌了，像要打起來。媽媽在窗口發急，連聲喚道：「阿金的爺，」可是下面噪成一團，聽不到。媽媽就慌慌張張跑了。金官和阿珠也趕快躲到牀裏，不敢作聲。

金官當不住呵欠，卻又盡力把眼皮撐開。聽街上，還是鬧哄哄，爸爸和媽媽卻進房來了。爸爸嚷着

聲音說：

「好好壞壞，大家公論，我賴什麼！他們不講理，我就怕了麼？」

「你看會只管看會，說他們幹麼？又不是本坊會，寫過你的疏……」

媽媽埋怨爸爸，埋怨了許久。可是爸爸不理，只把蒲扇撲得怪響。金官在牀上聽着聽着也就睡着了。

二

第二天，張老四和「會」裏人吵嘴的事總算由「和事老」出場講開。張老四在周倉老爺面前點了香燭，磕了三個響頭。主持「周倉會」的人們還是恨恨然說：

「看你們後天出會，來不來我們西區！」

原來張老四所在那一區也要出「會」。這是西區的「周倉會」籌備成熟了後引出來的。名目也是求雨，現在雨既下了，西區的人們又揚言要報復，就有些老成人提議縮短路線。「總管老爺」只在本區內擡一轉，不到別區去。

賣「涼粉」的阿虎整整一下午關心着這件事。說不到三句話，他就搔着頭皮，挾着一隻眼，好像自己問自己，輕聲說道：

「當真只出本坊麼？還像什麼會！」

坐在櫃檯後面的張家嫂聽着要笑出來。阿虎覺得了，也勉強笑着，給自己辯護：

「可不是，張家嫂，他們說我的是發財生意，寫了我四毛錢的疏呢！呵呵，發財生意！前天算是做了個夜市。昨天錢點雨又落光了，三桶涼粉白白倒掉。要是明後天再不出點生意，四毛錢到那裏去找呀！廟裏的老道士又問我討井水錢，說我喫到他們出家人身上……」

正說着有人走到攤子前，叮的把兩個銅子丟在板上。阿虎趕快轉身盛起一碗「涼粉」格外討好，多加了一瓢。

「涼粉倒不消，多點兒糖罷！」

那人粗聲說。阿虎做了個鬼臉，掣那小竹弓兒到盤子裏糖堆上再刮了一下，笑着回答道：

「噢，多點，多點，這可多了！當真，糖貴了，兩個銅板，只好賣糖。」

「你這不是東洋糖麼？」

「說的對，就是東洋糖呀！用了本國糖，頂好的三煎，客人還嫌顏色太黑，我這小攤兒可就賠不起，朋友，東洋糖禁過，一禁就禁漲了價。」

阿虎說着，就嘆了一口氣。

這時又來一個人，生得闊嘴濃眉，身材高大，他走到張家舖子前，往櫃檯上一靠，卻用兩個指頭敲

着櫃檯角，叫了聲「阿虎來一碗」卻又嘻開了大嘴說：

「阿虎，生意經真好！又說東洋糖禁漲了價，生意難做了。」

「這是老實話呀，老六伯，來一個大碗罷，糖重點，我知道。」

阿虎說着，就擎一只大碗來盛「涼粉」。他不用那小小的竹弓兒在糖堆上刮，卻用一個小調羹到另一個糖碗裏去舀。加到第三調羹的時候，阿虎覷着老六伯轉過臉去和張四嫂攀談，就把那小調羹再在碗面上輕輕一掠，舀些糖回來，這一番手脚，又快又自然，但是張四嫂在櫃檯那邊已經警眼看見，就撲嗤地笑了。

老六伯好像也有點覺得，接碗去喝了一口，咂着舌頭慢慢地問道：

「阿虎，你的糖是那裏定做的？」

「不要講笑話，糖那裏去定去？」

「怎麼不甜呢？」

「哈哈，哈哈，老六伯，你的舌頭真厲害！」阿虎臉上紅了一下，卻又惹到老六伯跟前輕聲說：「糖是真正東洋白糖，攪上了點白米粉，倒是有的事。客人們坐下來都喊「糖重些」，噢，「重些」，多刮一下，討客人們個歡喜。要用的純糖，我賣了老婆也賠不了呢，哈哈，這是我們這一行生意裏的過門呀，今天可拆穿。」

老六伯和張家嫂都笑了。先前那位喝「涼粉」的也聽得笑了起來。

老六伯原先是「外路人」，在這鎮上的東嶽廟前曠場上賣跌打損傷膏藥，會幾路花槍；現在他是水果店的老板，他的老婆卻是鎮上人，有名的「雌老虎」，三十多歲上招贅了這老六伯，幾年一過，「雌老虎」的威風便煞倒了。人家都說是老六伯的拳頭硬。

「老四不在家麼？」

吞下了最後一口「涼粉」，老六伯看着張家嫂說。

張家嫂只搖了搖頭，專心在她手裏的鞋底。鞋底太厚，針刺去鞣得很，張家嫂咬緊牙關用力在拔，臉都漲紅。

阿虎剛來收了碗去，就問道：

「你要找老四？不是『三缺一』等他去擺場子？」

「哈哈，你真是賭精，阿虎兩天沒叉了，大家有事體。明天夜裏，本坊『總管老爺會』要扮一齣地戲，公派了我來提調，人還沒找齊呢。我想叫老四來一個。」

老六伯說到後面，聲音低了，也慢了，好像心裏正想着別的事，而這

阿虎也像沒有聽明白，可也不再追問。什麼「地戲」之類，他以為是「公」，要用珠寶，用燈綵，還要用標緻的「童男童女」，而「地戲」不過幾個人穿了做戲的「行頭」走走

罷了，夾在「會」裏無非硬湊一個名目，主事人們好借此多「寫」幾塊錢「疏」。這是阿虎想起了就覺得不平的。然而回到了自己的「涼粉」攤邊，揩抹着老六伯剛剛喝過的那隻大碗時，阿虎又獨自笑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

「哪單出本坊，到底是謠言呀有了地戲，還好意思單出本坊麼？」

「阿虎想趕夜市想癡了！」

櫃檯後面的張家嫂拔過了鞋底上最韌的一針，伸一個懶腰，很同情似的說。

「啊啊！老四嫂，你想七月過到了梢，八月就在眼前，我這行生意，頂多再做二十天，好，二十天就是二十天，可是什麼營業稅得付一季呢！四塊半大洋嚇嚇不心焦的，就是這個！」

阿虎一邊回答，一邊放下了碗，轉過身來，伸出右手，朝着張家嫂那邊做個「烏龜爬」的手勢。

老六伯也笑了笑，眼睛瞅着張家嫂那邊，忽然大聲叫道：

「喂！老阿嫂！同你商量，叫阿四去扮點戲，你答應麼？」

「唷，唷，真稀奇了……」

但是老六伯不讓張家嫂說下去，拍着了手大笑，回頭喊着阿虎說：

「阿虎，阿虎你也聽得了罷哈哈，稀奇稀奇不稀奇，這條街上，誰不知道張家嫂答應了不怕張老四放賴。——老阿嫂，老實對你說，我同阿四商量過了，他吞吞吐吐答應不出來。這可好了，你先答應了，

是不是阿虎也聽得？」

阿虎只是湊趣地笑着。

「啊！聽聽他這張嘴！胡說八道，名氣都被你們說壞了！」

張家嫂嘴裏是這麼說，心裏其實得意。卻又替丈夫謙虛：

「只怕他扮來不內行罷！」

「哈哈！有什麼凶行不內行，不過拿了大刀在街上走走，到那時候，外行也成內行了。」

老六伯說着把眉毛一挺，又怪樣地笑着。

「那麼，總得你老六伯指點他，不要鬧笑話。」

張家嫂又替丈夫饒上一句客氣話；手裏的鞋底卻又咬住了那支針，她漲紅了臉，用力拔，卜的一箇小聲音，那支針斷了。她嘴裏咕嚕了一聲，就將牙齒咬住了那針的斷頭，再用力拔。

老六伯望着張家嫂那邊，緊閉着他的闊嘴，臉頰上的肌肉凸起了兩道稜，也像在替張家嫂用勁似的。可是他心裏在用勁拔的，卻是一句話，他想要說出來，又想不說——雖然張家嫂遲早會知道，可是照理得當面告訴她。然而張家嫂牙齒裏咬着那斷針的下半段擡起頭來了，看見了老六伯那樣作怪的嘴臉了，老六伯搖了搖頭，悶着氣似的說：

「好了，老阿嫂，不用你關照——啊啊，回頭老四來，你叫他到我店裏碰一個頭。總得先練一練，可

不是麼——放心擺擺樣罷了，叫做不可不防。儘管放心，鬧不了亂子。這樣閃閃爍爍的話語，不是老六伯的本色。張家嫂也只隨口應着。

「阿頭，要放他回我店裏來呀！」

末了又開玩笑似的叮囑着老六伯就走了。

朝西人家的屋脊上只剩下淡淡的一抹太陽光。蚊蟲開始在張家嫂的襖子下嗡嗡地「開市」了。阿虎在那裏結算本天的賬。回家的人們在街上走過，偶然也談着什麼「地戲」。有一羣孩子「報馬」似的跑過，打着唿哨，一連聲喊道：

「明天夜裏，地戲！真刀真鎗！三十多個，真刀真鎗！」

阿虎停止了數銅子的手，朝那些飛跑過的孩子們笑。

張家嫂也笑着走到櫃檯前，望着街西。

又是三五個人嘈嘈雜雜地談着走近來了。可是中間沒有張老四。

「他媽的，淨做了九百錢的生意哪！」

阿虎把銅子托在手掌裏嘆氣說。

「巴望你明天夜裏出一筆大生意。」

張家嫂隨口替阿虎「發利市」，可是猛然間她回想到剛才老六伯那些閃閃爍爍的話語真有

點古怪了。而況那一羣孩子跑過時又說什麼「真刀真鎗」。難道「總管會」裏扮一齣地戲要用「真刀真鎗」也算是體面麼？

「恨死了！……余浮屍的，喫過飯就出去，到這時光，還不回來！」——張家嫂自言自語地咒罵她的丈夫，心裏愈想愈怕，愈怕愈恨，手裏繫着的那鞋底，卻也愈來愈韌，張家嫂咬緊了牙齒，恨恨地一針一針紮過來，彷彿這鞋底就是她那「余浮屍」的丈夫似的。

阿虎收好了「涼粉」攤子，仍舊把那九十個銅子托在手掌裏，顛了一顛，輕輕嘆一口氣，便將這些銅子裝進「板帶」裏，忽然又笑了起來說道：

「張家嫂！你報一個時辰來！」

張家嫂還沒回答，那阿虎早已掉過頭去，叫着一個過路人的名字道：

「喂，喂，和尚阿八生意好麼？明天趕夜會，還是我們兩個老搭擋，擺在鼎昇醬園門前——我們早點兒去，先佔了場子，就不怕賣西瓜的麻子再來胡鬧了。」

和尚阿八是賣「癩水豆腐」的，此時剛喝過幾兩燒酒，臉上紅春春，披着衣襟，露出胸脯，連那胸口也有一搭是紅春春的；他站住了，又退回幾步，到阿虎面前，錫着一對紅眼睛，哼哼地冷笑着說道：

「別做夢罷！趕夜市打起來，真刀真鎗，那怕你會躲進壳裏去，也搗你個稀爛！」

「咳，正經是正經，玩笑是玩笑。——」

「灰孫子纔同你開玩笑啦！一隻碗不響，兩隻碗叮噠！」是那邊的口氣先不對呢，這邊難道就癩了下去？哈哈！誰又怕誰？一齣地戲，三十來人，真刀真鎗，要是當真打起來，唔——鼎昇醬園門前到是好一塊空地！嗜阿虎，你還去趕夜市呢！」

和尙阿八說着就笑了，又把右手一揚，漲粗了頸頸子，唱着「孤王酒醉桃花宮」，踉踉跄跄去了。街上人都朝這醉漢笑。

卜的一聲，張家嫂那第二支繫鞋底針又斷了；張家嫂賭氣似的將鞋底往櫃檯肚裏一丟，就跑出櫃檯來，一面走，一面恨恨地說：

「余浮屍的怎麼還不來呢！——喂，阿虎弟！辛苦你照管一會兒。我到茶館裏去找阿金的爺去聽聽和尙阿八的話呢！什麼扮地戲，出打手罷哩！怪道老六伯嘴裏吞吞吐吐的——」

「哎，哎——看來明天的夜市又是一場空歡喜！」

阿虎好像沒有聽得張家嫂的囑托，只管說他自己的話，左手三個指頭插在「板帶」裏，弄響那些銅子。但當張家嫂走出店門，搖搖擺擺朝西去的時候，阿虎忽然想起了來似的，在後面喊道：

「馬上要回來的呀！我還有事呢！」

夜色一點一點濃厚起來了。街西熱鬧去處那些店鋪裏一個一個亮出了燈火。左近的人家也都點上了沒有玻璃罩的小小的火油燈。單只張家鋪子裏黑洞洞地蚊子在那裏起哄。

阿虎靠着檣檣前面，三個指頭依然插在「板帶」裏，摸着那九十個銅子，心裏盤算怎樣張羅那四塊半錢的營業稅。

「他媽的大熱天裏，擡一個『老爺』還不夠，轎子肚裏還要藏那些傢伙——都是老六伯的花頭！」

「不過廿來支鐵尺，怕什麼呢！癩頭元不帶也由你，打起來，你到有地方躲呢！」

兩個高大的漢子這麼議論着從街上走過，他們都是派定了給「總管老爺」擡轎子的。阿虎機械地看着他們走了過去，還看見那「癩頭元」伸手打了他同伴的一下，怪鳥叫似的笑，沒在黑暗裏去了。

阿虎挺一挺頸子，鬆一口大氣，盤算定了似的，輕聲兒對自己說：

「算了罷！『船到橋門自會直』！亡八纔去趕他媽媽的夜市，打碎了喫飯傢伙可不是玩的——
咦，怎麼張家嫂還沒有回來呢？」

於是他慢慢地趲到街西頭，離張家鋪子約有十間多門面的地方站住了，伸長着頭頸望着街西那熱鬧去處。望了一會兒，他又慢慢地趲回來，可是出他意外，張家鋪子裏早點明了燈火，張家嫂青着脸，正在滔滔不絕地數說她的丈夫。見是阿虎來了，張家嫂就趕上來告訴道：

「阿虎！你聽聽！明天的夜會，到底有鬼戲呢！什麼扮地戲，就是安心跟西區那夥殺胚打架的！三十

多把真刀真鎗，我也看見了，他們還有些傢伙藏在菩薩轎子肚裏，要打一個你死我活呢！他這死貨，會去答應老六伯頂鎗頭，算什麼？」

「哦！他媽的！亡八纔去趕他媽的夜市！」

阿虎搖着頭說，總沒聽清張家嫂後半段的話。

張老四坐在櫃檯裏不作聲，臉上噴紅，醉的已有六分，滿頭的汗，就像水裏拖起來似的。金官坐在他爸爸的下首，睜大了眼睛發怔。小阿珠在櫃檯上爬，擡起了頭，看着阿虎，叫道：

「阿虎，阿虎真刀真鎗！菩薩肚子裏也有！」

「哈哈！他媽的，真刀！磕過三個頭呢，要是真動手，我老子要斫他媽的三刀！」

那邊張老四忽然大聲叫了起來，又急轉身去找茶壺。

「哼！人家綁住了手脚，等你去斫呢！」

張家嫂跳轉身去，指着她丈夫的酒臉，恨恨地說。

張老四已經摸着那把瓦茶壺了，就捧起來遮住了臉，總不回答他老婆的責罵。

過一會兒，張老四鬆過一口氣來似的，在茶壺後邊說：

「打不起來的，你就怕到什麼似的。叫人家笑話——哦哦，看光景不對，我也會溜的呀！」

張家嫂和阿虎聽這麼說，都忍不住笑了。

水藻行

一

連括了兩天的西北風，這小小的農村裏就連狗吠也不大聽得見。天空一望無際的鉛色，只在極東的地平線上有暈黃的一片，無力量而執拗地，似乎想把那鉛色的天蓋慢慢地鏽開。

散散落落七八座矮屋，伏在地下，甲蟲似的新稻草的垛兒像些枯萎的野菌；在他們近旁以及略遠的河邊，脫了葉的烏桕樹伸高了新受折傷的檠枝，昂藏地在和西北風掙扎。烏桕樹們是農民的慈母；平時，她們不用人們費心照料，待到冬季她們那些烏黑的桕子綻出了白頭時，她們又犧牲了滿身的細手指，忍受了千百的刀傷，用她那些富於油質的桕子彌補農民的生活。

河流彎彎地向西去，像一條黑蟒，爬過阡陌縱橫的稻田和不規則形的桑園；愈西，河身愈寬，終於和地平線合一。在夏秋之交，這快樂而善良的小河到處點綴着銅錢似的浮萍和絲帶樣的水草，但此時都被西北風吹刷得精光了，赤腳的河身在寒威下皺起了魚鱗般的碎波，顏色也忿怒似的轉黑。

財喜將近四十歲的高大漢子，從一間矮屋裏走出來。他大步走到稻場的東頭，仰臉朝天空四下

裏望了一圈。極東地平線上那一片黃暈，此時也被掩沒，天是一只巨大的鉛罩子了，沒有一點縫隙。財喜看了一會，又用鼻子嗅，想試出空氣中水分的濃淡來。

「媽的！天要下雪。」財喜喃喃地自語着，走回矮屋去。一陣西北風呼嘯着從隔河的一片桑園裏竄出來，搗起了財喜身上那件破棉襖的下襟。一條癩黃狗剛從屋子裏出來，立刻將頭一縮，拱起了背脊；脊那背脊上的亂毛似乎根根都豎了起來。

「嘿，你這畜生，也那麼怕冷！」財喜說着，便伸手一把抓住了黃狗的頸皮，於是好像一身的精力要找個對象來發洩發洩，他提起這條黃狗，順手往稻場上拋了去。

黃狗落到地上時就勢打一個滾，也沒吠一聲，夾着尾巴又奔回矮屋來。哈哈！——財喜一邊笑，一邊就進去了。

「秀生！天要變啦。今天——打蕪草去！」財喜的雄壯的聲音使得屋裏的空氣登時活潑起來。

屋角有一個黑黢黢的東西正在蠕動，這就是秀生。他是這家的「戶主」，然而也是財喜的堂姪。比財喜小了十歲光景，然而看相比財喜老得多了。這個種田人是從小就害了黃疸病的。此時他正在把五斗米分裝在兩口麻袋裏，試着兩邊的輕重是不是平均。他伸了伸腰回答：

「今天打蕪草去麼？我要上城裏去賣米呢。」

「城裏好明天去的，要是落一場大雪看你怎麼辦——可是前回賣了稻子的錢呢？又完了麼？」

「老早就完了。都是你的主意，要贖冬衣。可是今天油也沒有了，鹽也用光了，昨天鄉長又來催討陳老爺家的利息，一塊半——前回賣了柘子我不是說先付還了陳老爺的利息麼，冬衣慢點贖出來，可是你們——」

「哼！不過錯過了今天，河裏的蘆草沒有我們的份了！」財喜暴躁地叫着就往屋後走。

秀生遲疑地望了望門外的天色。他也怕天會下雪，而且已經括過兩天的西北風，河身窄狹而又彎曲的去處，蘆草大概早已成了堆，遲一天去，即使天不下雪也會被人家趕先打了去；然而他又忘不了昨天鄉長說的「明天沒錢，好拿米去作抵！」米一到鄉長手裏，三塊多的，就只作一塊半算。

「米也要賣，蘆草也要打！」秀生一邊想一邊拿扁擔來試挑那兩個麻袋。放下了扁擔時，他就決定去問問鄰舍，要是有人上城裏去，就把米托帶了去賣。

二

財喜到了屋後，探身進羊棚，（這是他的臥室，）從鋪板上抓了一條藍布腰帶，攔腰緊緊紮起來。他覺得暖和得多了。這里足有兩年沒養過羊，——秀生沒有買小羊的餘錢，然而羊的特有的騷氣卻還存在。財喜是愛乾淨的，不但他睡覺的上層的鋪板時常拿出來曬，就是下面從前羊睡覺的泥地也給打掃得十分光潔。可是他這樣做，並不爲了那餘留下的羊騷氣——他倒是喜歡那淡薄的羊騷氣。

的，而是爲了那種陰溼泥地上常有的腐濁的霉氣。

財喜想着趁天還沒下雪，拿兩束乾的新稻草來加添在鋪裏。他就離了羊棚，往近處的草垛走。他聽得有啾啾的聲音正從草垛那邊來。他看見一隻滿裝了水的提桶在草垛相近的泥地上。接着他又嗅到一種似乎是淡薄的羊騷氣那樣的熟習的氣味。他立即明白那是誰了，三腳兩步跑過去，忽然看見是秀生的老婆啾啾地蹲在草垛邊。

「怎麼了？」財喜一把抓住了這年青壯健的女人，想拉她起來。但是看見女人雙手捧住了那彭亨的大肚子，他就放了手，着急地問道：「是不是肚子痛？是不是要生下來了？」

女人點了點頭；但又搖着頭，掙扎着說：

「恐怕不是，——還早呢！光景是傷了胎氣，剛才，打一桶水，提到這里，肚子——就痛的厲害。」

財喜沒有了主意似的回頭看看那桶水。

「昨夜裏，他又尋我的氣，」女人努力要撐起身來，一邊在說，「罵了一會兒，小肚子旁邊——了他一踢。恐怕是傷了胎氣了。那時痛一會兒也就好了，可是，剛才……」

女人喫力似的唉了一聲，又靠着草垛蹲了下去。

財喜卻怒叫道：「怎麼？你不聲張？讓他打他？是那門的好漢，配打你？他罵了些什麼？」

「他說，我肚子裏的孩子不是他的，他不要！」

「哼！虧他有臉說出這句話！他一個男子漢，自己留個種也做不到呢！」

「他說，總有一天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怕他，會當真……」

財喜卻笑了：「他不敢的，沒有這膽量。」於是秀生那略帶浮腫的失血的面孔，那乾柴似的臂膊，在財喜眼前閃出來了；對照着面前這個充溢着青春的活力的女子，發着強烈的近乎羊騷臭的肉香的女人，財喜確信他們這一對真不配；他確信這麼一個壯健的，做起工來比差不多的小夥子還強些的女人，實在沒有理由忍受那病鬼的丈夫的打罵。

然而財喜也明白這女人爲什麼忍受丈夫的凌辱；她承認自己有對他不起的地方，她用辛勤的操作和忍氣的屈伏來賠償他的損失。但這是好法子麼？財喜可就困惑了。他覺得也只能這麼混下去。究竟秀生的孱弱也不是他自己的過失。

財喜輕輕嘆一口氣說：

「不過，我不能讓他不分輕重亂打亂踢。打傷了胎，怎麼辦？孩子是他的也罷，是我的也罷，歸根一句話，總是你的肚子裏爬出來的，總是我們家的種呀——咳，這會兒不痛了吧？」

女人點頭，就想要站起來。然而像抱着一口大鼓似的，她那大肚子使她的動作不便利。財喜抓住她的臂膊拉她一下，而這時，女人身上的刺激性強烈的氣味直鑽進了財喜的鼻子，財喜忍不住把她緊緊抱住。

財喜提了那桶水先進屋裏去。

三

蘆草打了來是準備到明春作爲肥料用的。江南一帶的水田，每年春季「插秧」時施一次肥，七八月稻高及人腰時又施一次肥。在秀生他們鄉間，本來老法是注重那第二次的肥，得用豆餅。有一年，豆餅的出產地發生了所謂「事變」，於是豆餅的價錢就一年貴一年，農民買不起，豆餅行也破產。

貧窮的農民於是只好單用一次肥，就是第一次的，名爲「頭糞」，而且這「頭糞」的最好的材料，據說是河裏的水草，秀生他們鄉間叫做「蘆草」。

打蘆草，必得在冬季括了西北風以後；那時風把蘆草吹聚在一處，打撈容易。但是冬季野外的嚴寒可又不容易承受。

失卻了豆餅的農民只好拚命和生活搏鬥。

財喜和秀生駕着一條破爛的「赤膊船」向西去。根據經驗，他們知道離村二十多里的一條又港裏，蘆草最多；可是他們又知道在他們出發以前，同村裏已經先開出了兩條船去，因此他們必得以加倍的速度西行十多里再折南十多里，方能趕在人家的先頭到了目的地。這都是財喜的主意。

西北風還是勁得很，他們兩個逆風順水，財喜撐篙，秀生搖櫓。

西北風戲弄着財喜身上那藍布腰帶的散頭，常常攪住了那支竹篙。財喜隨手抓那腰帶頭，往臉上抹一把汗，又刷的一聲，篙子打在河邊的凍土上，船唇潑刺刺地激起了銀白的浪花來。哦——呵！從財喜的厚實的胸膛來了一聲雄壯的長嘯，竹篙子飛速地伶俐地使轉來，在船的另一邊打入水裏，財喜雙手按住篙梢一送，這才又一拖，將水淋淋的丈二長的竹篙子從頭頂上又使轉來。

財喜像找着了洩怒的對象，舞着竹篙，越來越有精神，全身淌着勝利的熱汗。

約莫行了十多里，河面寬闊起來。廣漠無邊的新收割後的稻田，展開在眼前。發亮的帶子似的港沒在棋盤似的千頃平疇中穿繞着。水車用的茅篷像一些泡頭釘，這裏那里釘在那些「帶子」的近邊。疏疏落落灰簇簇一堆的，是小小的村莊，隱隱浮起了白煙。

而在這樸素的田野間，遠遠近近傲然站着的青森森的一團一團，卻是富人家的墳園。

有些水鳥撲索索地從枯葦堆裏飛將起來，忽然分散了，像許多小黑點子，落到遠遠的去處，不見了。

財喜橫着竹篙站在船頭上，忽然覺得眼前這一切景物，雖則熟習，然而又新鮮。大自然似乎用了無聲的語言對他訴說了一些什麼。他感到自己胸裏也有些什麼要出來。

哦——呵！他對那鬱沈的田野，發了一聲長嘯。

西北風把透嘯聲帶走消散。財喜慢慢地放下了竹篙。岸旁的枯葦蘇蘇地呻吟。從船後來的櫓聲

很清脆，但緩慢而無力。

財喜走到船梢，就幫同秀生抬起橈來。水像敗北了似的嘶叫着。

不久，他們就到了目的地。

「趕快打罷！回頭他們也到了，大家搶就傷了和氣。」

財喜對秀生說，就拿起了一竹最大最重的打蘆草的夾子來。他們都站在船頭上了，一邊一個，都張開夾子，向厚實實的蘆草堆裏刺下去，然後閉了夾子，用力絞着，一拖，舉將起來，連河泥帶蘆草，都扔到船肚裏去。

又港裏蘆草像一片生成似的，抵抗着人力的撕扯。河泥與碎冰屑，又增加了重量。財喜是發狠地攪着絞着，他的突出的下巴用力扭着；每一次舉起來，他發出勝利的一聲叫，那蘆草夾子的粗毛竹彎得弓一般，吱吱地響。

「用勁呀，秀生，趕快打！」財喜吐一口唾沫在手掌裏，兩手搓了一下，又精神百倍地舉起了蘆草夾。

秀生那張略帶浮腫的臉上也鑲出汗汁來了。然而他的動作只有財喜的一半快，他每一夾子打得的蘆草，也只有財喜一半多。然而他覺得臂膀發酸了，心在胸腔裏發慌似的跳，他時時輕聲地哼着。帶河泥兼冰屑的蘆草漸漸在船肚裏高起來了，船的喫水也漸漸深了；財喜每次舉起滿滿一夾

子時，腳下一用力，那船便往外側，冰冷的河水便漫上了船頭，過了他的草鞋脚。他已經把破棉襖脫去，只穿件單衣，可是那藍布腰帶依然緊緊地細着；從頭部到腰，他像一隻蒸籠，熱氣騰騰地冒着。

四

欸乃的橈聲和話語聲從風裏漸來漸近了。前面不遠的枯葦墩中，閃過了個氈帽頭。接着是一條小船困難地鑽了出來，接着又是一條。

「啊哈，你們也來了麼？」財喜快活地叫着，用力一頓，把滿滿一夾的蘆草扔在船肚裏了；於是，狡猾地微笑着，舉起竹夾子對準了早就看定的蘆草厚處刺下去，把竹夾盡量地張開，盡量地攪。

「嘿，怪了！你們從那里來的？怎麼路上沒有碰到？」

新來的船上人也高聲叫着。船是插進蘆草陣裏來了。

「我們麼？我們是……」秀生歇下了蘆草夾，氣喘喘地說。然而財喜的元氣旺盛的聲音立刻打斷了秀生的話：

「我們是從天上飛來的呢！哈哈！」

一邊說，第二第三夾子又對準蘆草厚處下去了。

「不要吹！誰不知道你們是鑽爛泥的慣家！」新來船上的人笑着說，也就雜亂地抽動了粗毛竹

的蘆草夾。

財喜不回答，趕快向揀準的蘆草多處再打了一夾子，然後橫着夾子看了看自己的船肚，再看看這像是鋪滿了亂布的叉港。他的有經驗的眼睛知道這裡剩下的只是表面一浮層，而且大半是些萍片和細小的苔草。

他放下了竹夾子，撈起腰帶頭來抹滿臉的汗，敏捷地走到了船梢上。

灑滴在船梢板上的泥漿似乎已經凍結了，財喜那件破棉襖也膠住在船板上，財喜扯了牠起來，就披在背上，蹲了下去，說：「不打了。這滿港的，都讓給了你們吧。」

「嘩！拔了鮮兒去，還說好看話！」新來船上的人們一面動手工作起來，一面回答。這冷靜的港汊裏登時熱鬧起來了。

秀生揭開船板，拿出那預先帶來的粗粉團子。這也凍得和石頭一般硬。秀生奮勇地啃着。財喜也喫着粉團子，然而仰面看着天空，在尋思；他在估量着近處的港汊裏還有沒有蘆草多的去處。

天空彤雲密佈，西北風卻小些了。遠遠送來了嗚嗚的汽笛叫，那是載客的班輪在外港經過。

「哦，怎麼就到了中午了呀？那不是輪船叫麼！」

打蘆草的人們嘈雜地說，仰臉望着天空。

「秀生！我們該回去了。」財喜站起來說，把住了棹。

這回是秀生使篙了。船出了那叉港，財喜狂笑着說：「往北，往北去罷！那邊的斷頭浜裏一定有。」

「再到斷頭浜？」秀生喫驚地說，「那我們只好在船上過夜了。」

「還用說麼！你不見天要變麼，今天打滿一船，就不怕了！」財喜堅決地回答，用力地推了幾櫓，早把船駛進一條橫港去了。

秀生默默地走到船梢，也幫着搖櫓。可是他實在已經用完了他的體力了，與其說他是在搖櫓，還不如說櫓在財喜手裏變成一條活龍，在搖他。

水聲潑魯潑魯地響着，一些不知名的水鳥時時從枯白的蘆葦中驚飛起來，啼哭似的叫着。財喜的兩條鐵臂像槓桿一般，有規律地運動着；臉上是油汗，眼光裏是愉快。他唱起他們村裏人常唱的一支歌來了：

姐兒年紀十八九；

大奶奶抖又抖，

大屁股，扭又扭；

早晨挑菜城裏去，

親丈夫，掛在扁擔頭。

五十里路打轉回。

煞忙裏，碰見野老公，——

羊棚口：

一把抱住摔觔斗。●

秀生卻覺得這歌句句是針對了自己的。他那略帶浮腫的面孔更見得蒼白，腿也有點顫抖。忽然他腰部一軟，手就和那活龍般的橈脫離了關係，身子往後一挫，就蹲坐在船板上了。

「怎麼？秀生！」財喜收住了歌聲，啞驚地問着，手的動作並沒停止。

秀生垂頭不回答。

「沒用的，小夥子！」財喜憐憫地說，「你就歇一歇吧。」於是，財喜好像想起了什麼，縱目看着水天遠處；過一會兒，歌聲又從他喉間滾出來了。

「財——喜！」忽然秀生站了起來，「不唱不成麼！——我，是沒有用的人，病塊，做不動，可是，還有一口氣，情願餓死，不情願做開眼烏龜！」

這樣正面的談判和堅決的表示，是從來不曾有過的。財喜一時間沒了主意。他望着秀生那張氣苦得發青的臉孔，心裏就湧起了疚悔；可不是，那一支歌雖則是流傳已久，可實在太像了他們三人間

● 這是諷刺富農們的不合理的童養媳制度的。富農們通常爲自己的兒子接了年齡大得多的童養媳，利用她的勞動力。

但青春期的童養媳就往往像漢子。

的特別關係，怨不得秀生聽了刺耳。財喜覺得自己不應該在秀生面前唱得這樣高興，好像特意嘲笑他，特意向他示威。然而秀生不又說「情願餓死」麼？事實上，財喜寄住在秀生家，不知出了多少力，但現在秀生這句話彷彿是拿出「家主」身份來，要他走。轉想到這里，財喜也生了氣。

「好好，我走就走！」財喜冷冷地說，搖櫓的動作不由的慢了一些。

秀生似乎不料有這樣的反響，倒無從回答，頹喪地又蹲了下去。

「可是，」財喜又冷冷地然而嚴肅地說，「你不准再打你的老婆！這樣一個女人，你還不稱意！她肚子裏有孩子，這是我家的根呢……」

「不用你管！」秀生發瘋了似的跳了起來，聲音尖到變啞，「是我的老婆，打死了有我抵命！」

「你敢？你敢！」財喜也陡然轉過身來，握緊了拳頭，眼光逼住了秀生的面孔。

秀生似乎全身都在打顫了：「我敢就敢，我活厭了。一年到頭，催糧的，收捐的，討債的，逼得我苦喫了今天的，沒有明天，當了夏衣，贖不出冬衣，自己又是一身病……我活厭了！活着是受罪！」

財喜的頭也慢慢低下去了，拳頭也放鬆了，心裏是又酸又辣，又像火燒。船因為沒有人把櫓，自己橫過來了：財喜下意識地把住了櫓，推了一把，眼睛卻沒有離開他那可憐的姪兒。

「滾，秀生！光是怨命，也不中用。再說，那些苦處也不是你老婆害你的；她什麼苦都喫，幫你對付。你罵她，她從不回嘴，你打她，她從不還手。今年夏天你生病，她服侍你，幾夜沒有睡呢。」

秀生悄然聽着，眼睛裏漸漸充滿了淚水；他像鎔化似的軟癱了，蹲在舢板上，垂着頭；過一會兒，他悲切地自語道：

「死了乾淨，反正我沒有一個親人！我死了，讓你們都高興！」

「秀生！你說這個話，不怕罪過麼？不要多心，沒有人巴望你死。要活，大家活，要死，大家死！」

「哼！沒有人巴望我死麼？嘴裏不說，心裏是那樣想！」

「你是說誰？」財喜回過臉來，搖櫓的手也停止了。

「要是不在眼前，就在家裏。」

「啊！你不要冤枉好人！她待你真是一片良心。」

「良心？女的拿綠頭巾給丈夫戴，也是良心！」秀生的聲音又提高了，但不忿怒，而是從悲痛，無自信力，轉成的冷酷。

「哎！」財喜只出了這麼一聲，便不響了。他對於自己和秀生老婆的關係，有時也極爲後悔，然而他很不贊成秀生那樣的見解。在他看來，一個等於病廢的男人的老婆有了外遇，和這女人的有沒有良心，完全是兩件事。可不是，秀生老婆除了多和一個男人睡過覺，什麼也沒有變，依然是秀生的老婆，凡是她本分內的事，她都盡力做而且做得很好。

然而財喜雖有這麼個意思，卻沒有能力用言語來表達；而看着秀生那樣地苦悶，那樣地誤解了

那個「好女人」財喜又以爲說說明白實屬必要。

在這樣的夾攻之下，財喜暴躁起來了，他洩怒似的用勁搖着櫓，——一味的發狠搖着，連方向都忘了。

「啊！他媽的，下雪了！」財喜仰起了他那爲困惱所灼熱的面孔，本能地這樣喊着。

「呵！秀生也反應似的擡起頭來。」

這時風也大起來了，遠遠近近是風捲着雪花，旋得人的眼睛都發昏了。在這港灣交錯的千頃平疇中特爲方向指標的小廟，涼亭，墳園，石橋，乃至年代久遠的大樹，都被滿天的雪花攪旋得看不清了。「秀生趕快回去！」財喜一邊叫着，一邊就跳到船頭上，搶起一根竹篙來，左點右刺，立刻將船駛進了一條小小的橫港。再一個彎，就是較闊的河道。財喜看見前面雪影裏彷彿有兩條船，那一定就是同村的打蘆草的船了。

財喜再跳到了船梢，那時秀生早已青着臉咬着牙在獨力扳搖那支大櫓。財喜搶上去，就叫秀生「拉綳」。

哦——呵！財喜提足了胸中的元氣發一聲長嘯，櫓在他手裏像一條怒蛟，豁際際地船頭上跳躍着浪花。

● 「拉綳」是推拉那根吊住櫓的粗繩，在搖船上，是比較最不費力的工作。

然而即使是「拉綑」，秀生也支撐不下去了。

「你去歇歇，我一個人就夠了！」財喜說。

像一匹駿馬的快而勻整的走步，財喜的兩條鐵臂膊有力而勻整地扳搖那支櫓。風是小些了，但雪花的朵兒卻變大。

財喜一手把櫓，一手倒脫下身上那件破棉襖，回頭一看，縮做一堆蹲在那里的秀生，已經是滿身的雪，就將那破棉襖蓋在秀生身上。

「真可憐呵，病，窮，心裏又懊惱！」財喜這樣想。他覺得自己十二分對不起這堂姪兒。雖則他一年前來秀生家寄住，出死力幫助工作，完全是出於一片好意，然而鬼使神差他竟和秀生的老婆有了那麼一回事，這可就像他的出死力全是別有用心了。而且秀生的懊惱，秀生老婆的挨罵挨打，也全是爲了這呵。

財喜想到這裏，便像有一道冰水從他背脊上流過。

「我還是走開吧？」他在心裏自問。但是一轉念，就自己回答：不他一走，田裏地裏那些工作，秀生一個人幹得了麼？秀生老婆雖然強，倒底也支不住呵！而況她又有了孩子。

「孩子是一朵花，秀生，秀生大娘，也應該好好活着！我走他媽的幹麼？」財喜在心裏叫了。他的突出的下巴努力扭着，他的眼裏放光。

像有一團火在他心裏燒，他發狠地搖着櫓；一會兒追上了前面的兩條船，又一會兒使將牠們遠遠撇落在後面了。

五

那一天的雪，到黃昏時候就停止了。這小小的村莊，卻已變成了一個白銀世界。雪覆蓋在矮屋的瓦上，修葺得不好的地方，就掛下手指樣的冰箸，人們瑟縮在這樣的屋頂下，宛如凍藏在冰箱。人們在半夜裏凍醒來，聽得老北風在頭頂上虎虎地叫。

翌日清早，太陽的黃金光芒惠臨這苦寒的小村了。稻場上有一兩條狗在打滾。河邊有一兩個女人敲開了冰在汲水；三條載蕪草的小船擠得緊緊的，好像是凍結成一塊了。也有人打算和嚴寒宣戰，把小船裏的蕪草搬運到預先開在田裏的方塘，然而帶泥帶水的蕪草凍得比鐵還硬，人們用釘耙築了幾下，就搓搓手說：

「媽的，手倒震麻了。除了財喜，誰也弄不動牠吧！」

然而財喜的雄偉的身形並沒出現在稻場上。

太陽有一竹竿高的時候，財喜從城裏回來了。他是去贖藥的。城裏有些能給窮人設法的小小的中藥鋪子，你把病人的情形告訴了藥鋪裏唯一的伙計，他就會賣給你二三百文錢的，不去病也不致

命的草藥。財喜說秀生的病是發熱，藥鋪的伙計就給了退熱的藥，其中有石膏。

這時村裏的人們正被一件事煩惱着。

財喜遠遠看見有三五個同村人在秀生家門口探頭探腦，他就喫了一驚：「難道是秀生的病變了麼？」——他這樣想着就三步併作兩步的奔過去。

聽得秀生老婆喊「救命」，財喜心跳了。因為驟然從陽光輝煌的地方跑進屋裏去，財喜的眼睛失了作用，只靠着耳朵的本能，覺出屋角裏——而且是秀生他們臥牀的所在，有人在揪撲掙扎。

秀生坐起在牀上，而秀生老婆則半跪半伏地死按住了秀生的兩手和下半身。

財喜看明白了，心頭一鬆，然而也糊塗起來了。

「什麼事？你又打她麼？」財喜抑住了怒氣說。

秀生老婆鬆了手，站起來，摸着揪亂的頭髮，慌張地雜亂地回答道：

「他一定要去築路！他說，活厭了，錢沒有，拿性命去拚！你想，昨天回來就發燒，哼了一夜，怎麼能去築什麼路？我勸他等你回來再商量，鄉長不依，他也不肯。我不讓他起來，他像發了瘋，說大家死了乾淨，又住了我的喉嚨，沒頭沒臉打起來了。」

這時財喜方始看見屋裏還有一個人，卻正是秀生老婆說的鄉長。這位「大人物」的光降，便是人們煩惱的原因。事情是徵工築路，三天，誰也不准躲卸。

裏說：

門外看的人們有一二個進來了，圍住了財喜，七嘴八舌講。財喜一手將秀生按下到被窩裏去，嘴

「又動這大的肝火幹麼？你大娘勸你是好心呵！」

「我不要活了。錢，沒有；命——有一條！」

秀生還是倔強，但說話的聲音沒有力量。

財喜轉身對鄉長說：

「秀生真有病。一清早我就去打藥。（拿手裏的藥包在鄉長臉前一擱）派工麼也不能派到病人身上。」

「不行！」鄉長的臉板得鐵青，「有病得找替工，出錢。沒有替工，一塊錢一天。大家都推諉有病，公事就不用辦了！」

「上回勞動服務，怎麼陳甲長的兒子人也沒去，錢也沒化？那小子連病也沒告。這不是你手裏的事麼？」

「少說廢話！趕快回答：寫上了名字呢，還是出錢——三天是三塊！」

「財喜」那邊的秀生又厲聲叫了起來了，「我去錢，沒有；命，有一條！死在路上，總得給口棺材我睡！」

像一頭受傷的野獸似的，秀生掀掉蓋被，顛巍巍地跳起來了。

「一個銅子也沒有！」財喜丟了藥包，兩只臂膊像一對銅鉗，叉住了那鄉長的胸脯，「你這狗，給我滾出去！」

秀生老婆和兩位鄰人也已經把秀生拉住，鄉長在門外破口大罵，恫嚇着說要報「局」去。財喜走到秀生面前，抱一個小孩子似的將秀生放在牀上。

「唉，財喜，報了局，來抓你，可怎麼辦呢？」

秀生氣喘喘地說，臉上燙的跟火燒似的。

「隨牠去。天場下來，有我財喜！」

是鎮定的堅決的回答。

秀生老婆將藥包解開，把四五味的草藥抖到瓦罐裏去。末了，她拿起那包石膏，用手指捻了似一決不定該怎麼辦，但終於也放進了瓦罐去。

六

太陽的光線放了垂直，把溫暖給予這小小的村子。

稻埕上還有些殘雪，斑斑剝剝的像一塊大網油。人們正在搬運小船上的蘆葦。

人們中之一，是財喜。他只穿一身單衣，藍布腰帶依然緊緊地纏在腰際，袖管捲得高高的，他使一把大釘耙，「五丁開山」似的築鬆了半凍的蘆葦和泥漿，裝到木桶裏。田裏有預先開好的方塘，蘆葦和泥漿倒在這塘裏，再加上早就收集得來的「拉圾」層層的相間。

「媽媽的！連釘耙都被咬住了麼？」——「喂，財喜！」

鄰人的船上有的人這樣叫着。另外一條船上又有人說：

「啊！財喜！我們這一擔你給帶了去吧？反正你是順路呢。」

財喜滿臉油汗的跳過來了，貢獻了他的援手。

太陽蒸發着泥土氣，也蒸發着人們身上的汗氣。烏桕樹上有些麻雀在啾啾唧唧啼。

人們加緊他們的工作，盼望在太陽落山以前把蘆葦都安置好，並且盼望明天仍是個好晴天，以便駕了船到更遠的有蘆葦的去處。

他們笑着，嚷着，工作着，他們也唱着沒有意義的隨口編成的歌句，而在這一切聲音中，財喜的長嘯時時破空而起，悲壯而雄健，像是申訴，也像是示威。

二月二十六日作畢

中華民國卅四年九月東南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壹元五角

(外埠酌加寄費)

茅盾短篇小說集第二輯
第一會 費

★

有者不權翻印

者者茅盾

重慶保安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重慶保安路一三二
電報掛號七〇五二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永安中正路 梅縣太康路 成都祠堂街
長汀請纓路 甯都中山路 貴陽醒獅路 開明書店分店
江山柴金巷 昆明武成路 西安北大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一一〇〇一號

(56P.)永-

盾34787,21,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4 3415B

開明書店發行茅盾之著譯

尚未成功	手的古事	夏夜一點鐘	賽會	子夜	虹	追動幻	搖滅	蝕
〔短篇小說二集之五輯〕	〔短篇小說二集之四輯〕	〔短篇小說二集之二三輯〕	〔短篇小說二集之一輯〕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蝕之三〕	〔蝕之二〕	〔長篇小說〕

售代有均店本著譯他其者作



1610011



上海旧书店

第
X

0.20